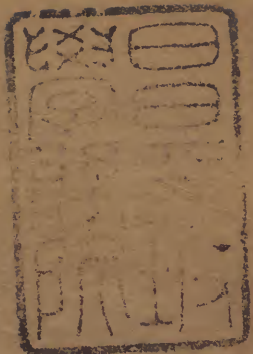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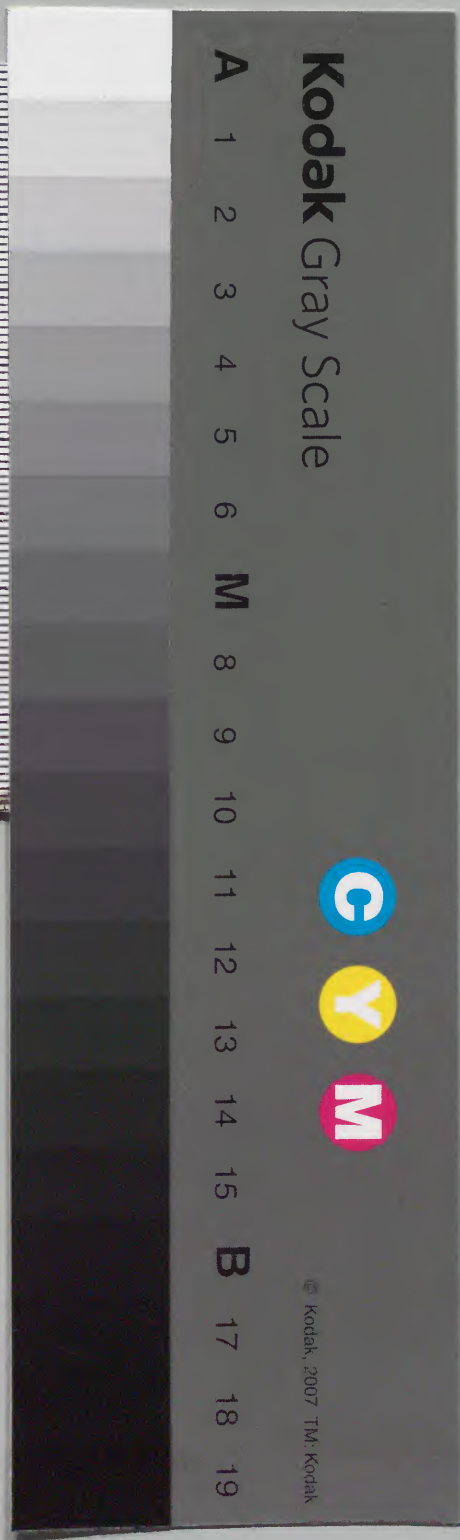
四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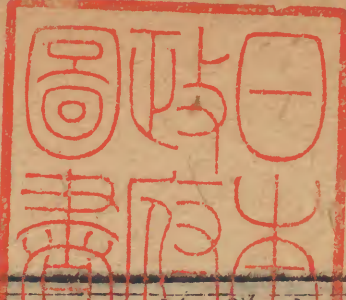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四	二	〇	〇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0
冊數	20 ( 11 )
函號	297 40

共廿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四目次

文彩部

軍政一 督兵勦禦

出師勦寇牌

張飛熊

咨水師常總錄

佟滙白

催勦山賊諭帖

蔡魁吾

諭巡南守東二道

佟滙白

牌諭各汛

張飛熊

汛廣兼逼等事

盧山斗

軍政二 留兵防守

留兵防處詳文

席竺來

辭調兵會勦詳文

張森霖

留鄉兵徵調詳文

李艸園

軍政三 諮詢虛寔

札巡西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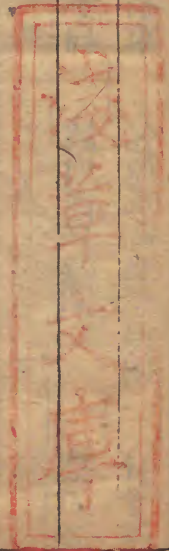
誠琴生掩

蔡魁吾

軍政四

資治新書二集 卷四

文苑堂



軍務事

佟雁白

軍政五

飭令固圍

札巡西道

蔡魁吾

批某道告急詳文

史道林

軍政六

飭令清野

詳督撫兩台

王旦復

軍政七

請發糧餉

請給兵餉

葉函公

再請司餉

葉函公

三請司餉

葉函公

請協濟款項

葉函公

懇恩詳留工食事

陳大來

軍政八

解運糧草

軍務事

佟雁白

請增同安穀價

葉函公

免解草束詳文

周宿來

乞免水師坐兌溫餉

杜子濂

牌行各屬

袁家匪

乞免大兵坐兌溫餉

杜子濂

免解寧夏申文

熊祿山

設立收草良法議

楊玉衡

咨郎撫

賈膠侯

請豁協辦馬草詳文

楊玉衡

軍政九

措辦舟車

遵 旨議奏事

劉黃中

遵 旨議奏事

劉黃中

詳緩船夫

紀光甫

軍政十

派撥夫馬

申詳駟馬事

劉黃中

軍務事

劉黃中

請免德化桅木

葉函公

請免山邑民夫

葉函公

軍政十一

拍去反側

詳藩院

李包閣

諭李宗翰

李包閣

又諭

李包閣

檄李宗翰

李包閣

新詩二集 卷四目

二

文七堂

資治新書二集

軍政十二 安插投誠

詳撫院

李鄴園

詳撫院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四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婿沈心友伯訂

軍政一 督兵勦禦

出師勦寇牌

雲南提督張飛熊 諱 西人

為飭勦餘寇事照得本提督奉

命人黔以來上賴

聖主之威靈下伏膚藩之偉畧提兵深入若履坦途

攻無不下之誠戰少難殲之寇已見不毛之地盡入

版圖負固之流悉膏釜鉞此方底定

聖天子更無南顧之憂矣但有近邊餘寇待靖遐方

聲教未通所謂功虛一簣尚難卸甲止戈今與爾諸

將約本提督擬於本月某日發兵各授密劄命汝等

資治新書二集卷四

飛龍 生乃本  
朝之儒 將也  
將也 大 敵  
不動 色 有  
羽扇 之風  
芳烈 猷  
猷多 不  
勝紀 因

先生以  
武人自  
謙廢請  
不發億  
得此牌  
偏禪  
之手所  
謂掛一  
漏萬者  
非乎

分途進剿但照劄內所授方畧殫力遵行自然師到  
功成不虛攸往行之弗效本提督自任其咎與該將  
無涉如或不遵指揮別生枝節以致違悞軍機者  
國法具存斷難爾貸牌到之日各撥親信家丁一名  
前來領劄軍機宜密慎之速之特諭

谷水師常總鎮

浙江 巡撫 佟匯白 諱國器 閩東人

為軍務事照得屢接塘報海逆自溫潛遁賊踪紛紛  
過北意在窺伺定開寧郡務巢欲往舟山以為可犯  
可守之計本院已經會同昂邦章京柯酌發滿洲烏  
金超哈披甲併在寧八旗披甲以壯威靈以資征討  
外本院舊撫閩中素知海逆情形近據投誠某某等

二語料  
盡海逆  
可謂要  
官不緊

口供益知近日情形空虛極矣賊之所恃惟在船多  
人眾兵稱數十萬船稱數千艘而實無一用九係西  
北之人與海船不相宜者盡行逃去祇存有家眷者  
苦被羈絆欲去不能然而數不滿千強南人以披甲  
如加桎梏于罪囚轉動不能何有于戰所以每遇官  
兵不敢對壘惟知恃船為險世有足不履地之賊而  
能成事者乎自其舉叛以來飄移數載伎倆畢露所  
患我兵不察虛實但見船多人眾不肯奮勇衝擊以  
致窺犯城池而孰知海賊惟能踞海即與之陸地不  
能一朝居也惟祈貴鎮鼓勵將士如遇逆賊登犯之  
處應于某路正兵直擊應于某路奇兵橫擊應于某  
路奇兵橫擊

資台折書二集卷四

路遠出賊後伏兵夾擊仍督率水師并在海漁船俟風發之時出其上游縱火焚艦則一鼓而大功可成鯨氛可靖矣為此合行咨移貴鎮煩為查照申飭將士施行

催剿山賊諭帖

江西巡撫蔡魁吾錦州人

諭建昌營鄭將知逆賊某某潛踞江湖屢撫屢叛往事歷歷可考前春初狂逞焚掠本部院即檄兵會剿以該將為地方主將自能督率用兵實圖殲滅不意該將塘報云遍行搜剿已焚其巢穴並無踪蹟矣口今賊踞未動賊巢無恙則前言不皆誑乎坐失事機養成寇亂此其悞一也及撤兵之後劫掠時間本部

院復檄之將及該將曾師夾剿方許望一鼓成擒此時賊勢巢迫便以甘言賺哄該將不諳兵機不解賊計便以某某之言為復心語視某某之手札為秘密藏又復撤兵再聚成績此其悞二也本部院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嚴牌督令該將確探賊情如果無真心歸降即乘此江閩官兵堵截要隘星速入山蕩勦不必再為躊躇詎意該將不以本部院之檄為信反以賊之欺謾為真今差押蘧某程某前來本部院見該將詳中所錄賊稟其中言詞倨傲妄自誇大如初言一出投降守巡之道互相爭競夫么膺山寇何所關係而用爭競便已自失地步繼言陳某欲與師問罪

江游又有別主方今

聖主當陽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江游山  
朝廷之版圖也豈容另有主人遽賊一滅卽移剿桐  
關陳德容已爲刃下遊魂安能復來盤踞終言欲取  
竹爲業以守祖墓且云做標員丁俱不願降已散去  
大半而所造花名冊中不寫目丁儼然開註中軍旗  
鼓前鋒等名色何物狂寇明明欺人至此稍有知識  
者見此卽當立碎其書揮兵進剿方稱智勇兼備之  
將方洗數番欺侮之羞迺該將恬然不怍仍如說請  
詳至於與師問罪此何等入之事賊可言該將亦可  
言之耶此猶悞之甚者矣兵家所爭頃刻狡賊變詐

百端該將當兩軍對壘之際有此三大悞合半年等  
畫付之流水豈不使人歎恨本部院自蒞江省凡湖  
西湖東有各大寇擒斬無算何獨一區區遽某不能  
縛之戟門目中久已無此小醜矣惟該將畏賊如虎  
每欲借此題目以圖便安此賊亦稔知該將之孱弱  
屢作書札以欺誘之安敢向本部院前搖唇鼓舌耶  
遽某程某此來本知無益當堂數語洞鑒隱微姑賞  
以銀牌令其歸建隨行檄湖東守巡二道該將卽與  
商酌先整棚營伍知會閩將連絡鄉勇堵絕隘口勒  
兵壓壘然後與賊一言相決如果真心來降計以次  
日盡離巢穴倒戈下山聽我安插若過此一日卽驅

兵進剿務將百餘山寇盡付刀俎以快人心如該將自料兵力單弱難於對敵卽馬上差人飛報請兵本部院自有調發嗣後復有臨陣之際持書往來卽係慢我軍心當立斬來使以決進剿如再蹈前轍信賊虛言墮賊詭計耽延歲月徒喪成功本部院知有軍法而已不能再爲該將寬解也此諭

論巡南守東二道

南嶺 閩東人 謹國器

嶺東嶺南之間素爲寇盜淵藪本部院會同廣東督撫亦既兢兢搜討勦撫兼施不遺餘力矣迺自入春以來翁英二邑寇劫頻聞警報沓至究其賊所由起實在惠之長寧縣秋茶二崗等處其地層巒疊嶂懸

巖峭壁所由依憑險阻倚爲窟穴而此賊踪跡詭秘在長寧則爲剃髮輸糧之編氓出境外則爲焚殺擄劫之劇寇翁英二邑與長寧僅隔一山每每被其蹂躪而贛之龍南縣牙錯其間亦時遭劫掠本部院念官兵勦賊往往賊之所至兵亦至焉兵至而賊已遁雖或俘斬零星而賊之窟穴不清根株何由而淨此沓會勦先行確查賊巢的據賊首姓名然後行令惠韶雄三副將刻期出師直抵賊巢且恐其中不無良民勢難盡誅仰巡南守東二道各委府佐一員在於軍中督同該縣印捕分別良盜編查保甲供應糧料紀驗功次庶幾榷苻有肅清之期而玉石無俱焚之



慘矣

牌諭各汛

雲南張飛熊請陝西人提督

為派汛會勦事照得黔省已奏蕩平惟近邊之地尚餘伏莽若不殲除終貽後患本提督業于本月某日嚴飭各協官兵分途搜勦但該地方山川險易來將或未周知各汛弁向居其地自當熟悉合行派汛會勦以便商確機宜為此牌仰云其各厲兵秣馬候該將到日即便同行一切行兵事宜殫心料理本提督軍令霜嚴稍有疎忽取究未便

汛廣兼逼等事

廣東盧山斗諱崇峻總督

為汛廣兼逼巨寇等事本年月日據該司會同臬司

呈蒙撫院案行會議前事等因到部院據此為照前荷所調兵馬因係機務攸關本部院隨為酌派起行矣茲准部文更屬緊急故星馳移會撫院作速派定嚴催就道既經撫院轉行該司會議即當亟於所屬營路派撥責成各該道將星夜照數挑選查明家口刻期發行況此番征調缺額者補不用酌量緩急撥派頗易即如該司心服樂從之議夫

國家養兵原以供一時之用兵惟將令是聽將無聽兵之理若必問其樂從願往試問何人願往而何人樂從也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設其總總紳士俱不樂從將使防泐之役遂中止乎殊不知

國法具在誰敢不去也。且云令其闢撥公議亦曾思  
分營別堡道阻且長往返請示。就延時日又不知于  
何時方能派定。何日始得起行。抽調何等緊急。豈容  
如此從容緩議。將來羈遲部限。違悞軍機。則兩司身  
任其咎矣。為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部文。并牌內事  
理。卽將續調官兵一千二百五十員。各作速呈請撫  
院酌撥妥當。飛檄各該道將。星夜挑選齊備。查明家  
口。并隨行器械等項。刻期督發起行。至各該官兵家  
口。迭欠俸餉等銀。卽行照數裁給。仍一面將官兵家  
口姓名數目。文冊馬上差人飛報。以憑查考。其領兵將  
備。并前官兵家口。已經本部院會題。移知撫院矣。兵

貴神速轉盼卽失事機。如再怠玩逾限。定將違誤軍  
機指叅。決不姑恕。慎速慎速。

軍政二 留兵防守

留兵防處詳文

溫處 守憲 席竺來 諱 咸寧人 式

看得處協額設馬步兵丁一千六百內有缺額未補  
現在止一千五百二十三名除奉憲臺調防溫州若  
干名駐防台州若干名所餘分汛處屬及撥擺塘兵  
外其實在駐防處府者止七十八名而已今遵奉部  
憲飛檄更于駐防處縣兵丁內共抽二百名前往閩  
界會剿羅三餘黨。案查大寇羅三當日自閩人括鈞  
連萬眾焚掠數年。括屬人民半遭屠戮。半受脅從。自

蒙各憲臺德威兼沛勦撫並行盜羣漸次投誠安插  
彌山徧野此輩原非孝子順孫勢迫就降暫為革面  
一聞舊黨鴟張竊恐伏戎頓起且當日羅三瓦逆貫  
盈本道會協鎮五路進兵遍行搜勦羅三窮迫遁  
至獨源地方被鄉勇某某等戰敗斬首并獲偽印偽  
勅申報在案是處州既為羅賊布黨之處又為羅逆  
畢命之區今為會勦羅三餘黨而反置其布黨畢命  
之地于不顧慮非長筭現今各兵出勦腹內空虛恐  
安插在處者復輟耕思亂內証可憂而聚集在闔者  
復並力前來逆天報怨府城為十屬根本將軍僅有  
孤劍稱雄龍慶為全栢門庭進勦尚須多方策應伏

懇憲臺俯念處屬七縣無城人心易驚風鶴准于原  
洞貼防濶台二郡兵丁內撤回其半仍防處屬庶幾  
嚴城可保而憲恩所被于蒼庶者為無窮矣

辭調兵會勦詳文

金華 譚安豫  
太守 張森嶽 華亭人

為軍務事某月日蒙兵巡奉巡撫都察院憲牌調取  
本府城守官兵二百員名赴仙霞嶺等處會勦卑府  
一捧憲檄寢食靡寧切惟兵興以來金華八縣之中  
惟金蘭湯三邑稍稍安堵其餘七屬盡為盜藪且其  
為盜伎倆並非鼠竊狗偷實則揭竿而假名起義慕  
為私劫而晝則公行雖云憚城而掠鄉實欲假途以  
犯虢是此際之白頭即當日之黃巾白眉也嚴防若

董不過疥癬之憂。蔑視此曹。卽爲腹心之患。卑府前慮防城兵少。業經屢牘請添。乃今未蒙批允。而反加調撤。詎非求安得危。而入屬地方之合當有事乎。伏乞憲臺從長計慮。仙霞之與本地。孰遠孰近。留防之與撤守。孰安孰危。則轉詳直覆。撫憲不俟再計而已矣。

免鄉兵徵調詳文

金華李鄴園濟南人

金郡自兵興以來。最稱凋瘵者。未有東邑若也。蓋其接壤于紹。古諸郡之間。崇山叢菁。頗多伏莽。故鄉民結而爲社。家戰人守。藉以鎮其風鶴之驚。而保虛莫之聚。卽古所謂守望相助之意。原非介其裏糧。杓從

爲健兒前驅也。乃防弁不察。動必徵調。以冒賊鋒。數年于今。民亦勞苦傷殘之狀。時或告聞。舍耒耜之勤。相陷于兵刃者多矣。然其所以調發者。亦有二說。或因兵勢卑弱。不能示必勝之形。或以導險崎嶇。可無深入之患。特此二說于無休離畝之間。使能盡其三時者。寧有幾哉。况復不食軍糈。雖自備糗糧。而難期于宿飽。未經教練。卽相驅市戰。亦不諳于止齊。是其初欲結社自衛之心。今且先爲士卒試不測之險也。此該都社保之呈控。有自來哉。在職亦竊有說焉。自設防以來。既苦于土物喪粟之餽取。又苦于士馬芻麥之供需。若再苦于奔走衝陷之艱險。瘡痍之痛。未

起流散之勢必形不亟于此時示休息深恐馬力之竭而泛駕也夫使防官誠能訓練其部伍張弓挾矢精銳之氣則一可當十又安用此不知步伐之鄉旅壯其聲援乎給示禁飭毋容後時然脫有豕突之賊越我境上情形重大在社民自應義激同仇互相援救許令該縣詳明憲臺奉文調集庶免輕動頻擾糜時失業之虞皆憲臺躋之安全也

軍政三 諮詢虛實

札巡西道

江西 巡撫 蔡魁 吾 諱 士 英 錦 州 人

屢據袁協塘報 王師大捷湖南威靈丕振前自楚來之寇皆望風奔潰該道未見一報目今徘徊此中

者盤踞何處係何姓名念日以來有何情狀該道亦未見一報提督控制全師近日作何進止得向功次某營現防某城某營現扎某處該道又未見一報本部院距敵七八百里而賊中動靜無刻不為體察貴道身在行間何惜一紙果漫無所聞耶抑秘不欲聞另有成見耶前何為而洵今何為而寂寂耶殊不可解且諸將兵積日費不貲騷擾無算曠日持久不但師老無功抑且養癰成患何不天圖一舉滅此區區而後作此持重秘密之態何也本部院以前此緊急之報飛檄請拔具疏具啟今江南之兵計程旦夕可到然幸其遷次未至如必用則速調之不必用則

自中止之若待諸兵已集境內無賊不幾爲舉火之  
戲耶且疾呼容兵者原爲借勦楚寇若第此零星餘  
孽現在之兵儘可撲滅何必還回瞻顧也或以先時  
張皇過當忽作賊退語似有難于頓易者然軍中機  
局捷如呼吸又奚嫌就事直陳乎凝眸以待望之望

軍政四 誠戮生擒

軍務事

浙江 巡撫 佟 偃 白 謝 國 器 閣 東 人

照得塘報功次 功令甚嚴應候按院紀驗明確以  
便題叙今據各協塘報有將陣擒之賊竟自處斬不  
知所奉何例凡在兩軍對壘之時自當奮勇勦殺一

經生擒即無擅殺之理自當移解該道會同文武各  
官審明口供或應正法或應釋放通詳各院批奪或  
會題請旨然後發落何得竟自處決擒者何心殺  
者何意既爾擅殺何必生擒夫三軍出勦殺賊易而  
擒賊難所擒若係真賊即當飛解請功豈肯殺之以  
自掩此中情弊不問可知且既經處決日後按院詰  
查憑何紀驗台行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移會該  
鎮協并行各營官一體遵照以後陣擒之盜務要會  
審通詳如有徑自處決者定以擅殺之律具疏題參  
斷不姑貸

軍政五 撤令回圍

齊治新書二集卷四

上

批巡西道

江西巡撫蔡魁諱士英 錦州人

屢據報聞吉州危在旦夕此時第一以鎮靜為主一  
二守土之吏能屹然不動則人心繫屬孤城不難保  
也近日有人自吉來者紛紛言彼中官弁俱將家眷  
寄之舟中本部院聞之不勝駭愕各員俱有城守之  
責係百姓之望舉動如此尙欲軍民之固守也難矣  
萬一寇聞此信乘虛而入更有誰爲用命者任諸員  
之爲身家慮者似得矣其如朝廷之封疆何本部  
限請 巡撫傳未便行牌嚴飭但此何事也而可介  
沸沸如是倘有以風聞入告者諸員將何辭以解耶  
卽或僥倖得免異日平公論有執此棄城之義以

相繩彼時身名隕墮自救不暇又何能區區爲家計  
慮乎况王師已抵長岳逆孽指日可平戮力同心  
城池自固貴道卽嚴督各官或有潛移出城者速令  
移入固守毋驚風鶴先爲民望本部院服愛有素故  
爾諄切相告此時宜思臣子自有大義守土自有專  
責上官自有大法勿圖一時之倖而爲終身之累也  
同城各官不妨出此示之

批某道告急詳文

江南史道林諱可法 宛平人

據報逆闖于初六七日連陷某某等七城既有風聞  
二字便屬非確卽使果然亦是賊氛邇來常事何必  
如此張皇爲今日守土之臣豈可一刻不妨賊至一  
資台新集卷四

刻不思以身殉封疆乎一方之安危係于一人之勤  
靜未有居官者自驚風鶴而能使衆志成城者也仰  
道嚴飭將士併力固圍勿信道旁浮議二三其志繳  
軍政六 飭令清野

詳督撫兩臺

台州王旦復諱景州人

為嚴飭清野以鞏邊圉事照得海氛猖獗勢比燎原  
探得張甘二賊連踪五六百號已於五月十四日抵  
沙埠而鄭逆相繼前來與之會集不審計欲何為沙  
埠界連閩浙密邇東甌由溫至台且夕可到卑職當  
此震隣之恐安得不切剝膚之憂懇乞憲臺速下鈞  
令嚴飭文武各官及邊海衛所等營將加意防禦外

日今雨水調勻早禾漸熟際此青黃將接之候適值  
鯨鯢竄伺之時我得此固足為我資寇得此亦足為  
寇利謹益藏而警積蓄誠此時之第一義也職已刊  
刻告示令附近沿海居民隨熟隨刈隨刈隨運近府  
者運歸府城近縣者運歸縣治不得安頓海邊港口  
致令寇踪覬覦第恐居民狃于旦夕之安不權利害  
之大或安土而重遷或憚勞而借費致使野堆露積  
釀起不虞夫齎盜以糧尚為失計况以此為召寇之  
媒哉今擬令殷實之家有糧至百石以上者立刻搬  
運入城借積貯以固吾圉庶幾邊海有恃而腹內可  
無憂矣如有恃頑不遵卽以積糧通寇治罪特懇嚴



示中飭擬合申詳

軍政七 請發糧餉

請給兵餉

典泉 兵憲 葉函公 諱灼棠 江寧人

為兵士庚癸頻呼。不得不轉顧設處。事准駐守同安副將施手本。看得施副將駐兵同安。逼近賊巢。實屬咽喉重地。除餉銀司給外。糧米俱就縣支。茲該縣糧米不繼。駐防禁旅。尚多欠缺。而郡城倉庫如洗。事急燃眉。屢次哀請司餉。至今音信杳然。此該將所以有庚癸頻呼之請也。竊謂儲糧養兵。該縣縱不能稍有委積。亦何至合其計升計合。按日而支。今且欠缺日多。將責此枵腹之衆。荷戈臨敵。其不為鳥獸散也。幾希矣。合請憲臺迅發司餉。責令該縣買糶米穀。以應急需。遲恐庚癸一呼。必至焦頭爛額。非下吏願請之不先也。

再請司餉

葉函公

為呼天不應。措餉計窮。饑軍之呼。甚可危下吏之肉。不足食。事竊照泉郡駐防兵馬糧餉。月需一萬。自本年正月至今。司發餉銀止二萬兩。僅供一月之需。其司撥之銀十八萬。大半紙上空文。已據該府造冊登答全完。今郡城大兵缺料甚多。同安駐防兵馬尤為困涸。准甲喇章京郭移交自到。洪以來。止得三日之料。馬匹瘦弱不堪。移會貴道等。因隨傳集該府公議。

資台新書二集卷四

一四

據稱撥餉已盡已經冊報之後又復先後差官三員  
赴司守候給發餉銀至今音信杳然分釐無給屢次  
呼籲上臺雖蒙批司迅給而實無一毫接濟仰望司  
銀不啻救焚拯溺始初尚有空文一二紙今併交書  
亦復斷絕不知欲此如雲之兵馬枵腹禦敵耶抑別  
有良法令一二下吏粉身嘔血到骨飼馬耶地方有  
司職守所在自不足惜但大兵之事關係封疆不得  
不再為瀝血披陳以俟憲裁者也

三請司餉

葉函公

為兵餉有一定之數士馬無隔宿之糧額請計窮脫  
巾將見併叙郡守疾辭緣由仰祈憲鑒事竊照駐防  
泉州同安大兵月需糧料七十餘石向准藩司撥餉  
一十八萬冊久已登荅全完此不待再贅者前蒙憲  
臺發下餉銀一萬五千兩分發二處未及到庫焦釜  
燎毛一烘而盡有此實兵用此實餉原無可騰那押  
欠者今各兵呼餉火急該府既無以應全望司餉接  
濟下吏搶地呼天煎勞成疾而司銀杳不可望當此  
歲冬將盡各兵枵腹嗷嗷擗街喊叫倘月內不得銀  
兩接濟立見脫巾區區下吏自不足惜其如此封疆  
何查據泉州府呈詳為請餉四月無發軍需絲粟難  
支下吏庸劣病發莫能兩粟黥金催科政猛撫字全  
乖謹白陳不職并詳病狀懇祈憲恩先賜罷斥另委

賢能視事聽候一面題奏以重封疆以謝民怨事竊  
照卑職今日因請餉無發供應艱難而遽敢以病廢  
庸劣求罷揆之臣子服官之誼言未出口而罪已當  
誅矣但實實粉身碎骨難療兵馬之饑扶病支吾莫  
勝邊衡之任若不早自決策則軍需缺乏遺悞封疆  
彼時雖薦藁待罪無益矣泉南十年兵火上歲大旱  
一年今復三秋不雨西成失望民命懸絲兵馬雲集  
司餉連年不繼蒙藩司于本年正月內將數年新舊  
積欠錢糧以及家產盡絕之贓銀并吏書拔納破城  
被劫荒頑難徵各項有徵無徵難徵易徵遠年近年  
銀兩釐毫絲忽湊括一十八萬作見在銀兩撥供大

兵提兵糧餉卑府彼時思此皆前官血比難完之  
數紙上書併安能充眼前急需故於奉到司文之日  
隨經具詳申請蒙藩憲批云該府有督徵之責本司  
不敢以不能徵三字復大部卑職奉批嚴切不敢再  
請又復供應泉州同安兩處月需計十箇月共餉銀  
二十萬矣其中多有那借別項勉力支持者民不為  
不髓盡血枯官不為不神疲力竭今所欠而可徵者  
不過數千金而必欲責其即日徵完以濟眉急能乎  
不能乎卑職竭四月之呼籲而藩司惟以空紙塞卑  
職之請猶之小兒晝夜號饑父母不以乳哺但指黃  
葉以止兒啼其不致淚斷聲絕垂首而斃者無其理

也。今呼天不應。繼地無門。府庫三月不封。已成各兵  
坐臥索餉之所。犬馬殘喘。痰氣鬱膈。三焦上炎。非旦  
夕可痊之症。今日泉疆何地。可容病廢庸劣之夫。臥  
治斯土。造孽斯民也。若莆仙五千金之協濟。不但少  
不濟事。且恐緩不應急。今將歲暮。無項可以通融。至  
于同安兵馬差官。來府索餉云。到將一月。止關過三  
日糧料。以致典賣帳房。自度朝夕。蒙本道百計持籌。  
卑府連夜設處。借貸府城。下器皿共湊五百金。付  
應一時。卽令數米而食。能救幾何。伏枕陳情。憂在封  
疆。又不獨酒傷心之淚。冀惟蓋犬馬之恩而已也。等  
緣由到道。閱其情詞。懇切空拳。實屬難支。辭疾出於  
無奈。謹摘其節畧附。聖憲照知。必爲惻然。矜念者。代  
望憲臺勿以尋常批檄行催。萬懇請員立查。不拘何  
處銀兩。卽日運發泉州。以救此未覆之舟。再遲則無  
及矣。

請協濟款項

葉函公

爲緊急軍需事。覆看得同安駐防兵馬糧料。奉憲檄  
責催。兼示詳派款項。據該府回稱。前詳派剩一千三  
百餘兩。係禮戶工三部額銀。近奉 旨打造船隻。令  
盡數起解福州。所以前詳撥濟之文。兩憲臺俱未批  
允。是此項均爲無着落之數矣。夫有司所掌。雖帑藏  
充盈。尙不免出內之吝。况部額考成。至嚴私那擅動。

誰肯任者。試思大師之勝飽重。耶一官之參罰重。耶。本道職任。詰戒錢穀。非其所司。以為苟有濟軍需。雖越俎之嫌。所不遑恤。若非獨力擔當。則脫巾之呼立見。今日伏乞催發司給一千三百餘兩。權潤饑兵。釜仍多發。協助及坐款撥兌三軍之命。懸於憲臺之一筆。本道亦得勉竭駑力。按項督催。不致口血徒乾。無益傲也。

懇恩詳留工食事

漳南陳大來諱啓泰 宇憲 關東人

看得梁兵一項。日夕靡暇。最屬苦役。歲給工食七兩一錢。為數無幾。仰事俯蓄。皆於是賴。酷暑嚴寒。未敢告勞。前此建造營房。提取二季銀兩。以為建造之資。

因奉檄催。不敢不遵。雖榜腹難支。猶以為止。此一次困苦也。今茲復酌四分之一。此王文周仲等。是以連名而具控耳。合無請乞憲臺軫念窮苦。下役或於別項通融酌取。以濟急需。第弘仁出自憲裁。非本道所敢擅便也。

軍政八 解運糧草

軍務事

浙江 巡撫 佟 滙白諱 粵 東 人

照得大兵入閩。在浙養馬五十日。所需料豆甚多。浙省素不產豆。聞蘇常鎮江一帶。商艘亦稀。無從購辦。昨淮安南將軍咨示。江南預備倉內。買貯山左淮揚之豆甚多。本院即同部院趙會商。江南大兵已過豆。

後無用。嗚呼。陳腐。我嗟。懸罄。酌盈濟虛。諒仁人君子。所樂為者。况江南現有應解。閩餉。本省即以應償米。價代解。赴閩。一省遠解之煩。一免遠糴之苦。彼此均。便。諒在允從。已經移咨江南部院。即將買貯之豆。盡發來浙。并開原價。本院立行。籓司。卽刻照數。脩價。解赴閩省。以抵江南協解。閩餉。事屬兩便。除移咨江南部院外。合行知照。為此牌行江南布政司。文到。卽將該省所餘料豆。盡數解發。差員星運回浙。以應大兵餉秣之用。仍將原價值。開明送院。以憑本部院。立督浙籓。照數脩價。解赴福建。以抵江南協濟。閩省兵餉。併卽撥發。船隻。着合差官照時。僱募裝載運回。

立等接濟。均屬王事。萬毋畛域相視。足切一體之謹速之。

請增同安穀價

典泉葉函公諱灼棠江寧人

為請定料穀時值。以便買備供應。事據泉州府詳覆。本道批查覆。看得同安彈丸一區。逼近賊窟。駐防大兵雲集。其地皆需購買米穀。以充兵食。本地產粒有限。又無舟楫可通。數年之間。穀價或登二兩以上。或一兩七八錢。部限一兩開銷。則其餘賠累。盡出窮民膏血。困憊已極。本道前經屢請。乞增價直。墨跡未乾。據府稟稱。去年九月內。蒙籓司又減二錢。且以六月為始。夫部價一兩為定。他郡歲豐。穀賤所損之價。正資治新書二集卷四

宜禱補兵多穀貴之鄉豈堪未議加增反裁扣於部額之內乎嗟夫同民豈惟無皮無骨迫於骨髓全無矣有司不知地方先務碍於立言之難致疾苦不能上達叩之始鳴言之不暢僅求奉文之日爲始免追補以前給過之數則已充餉秣者縱獲免償後來賠累者將何底止卽今穀價每石尙一兩二錢較賤處何止三倍若比而同之皆以八錢爲準是於衰益之道未之有當融省例以益同安正所以遵部額而利通省以歲之豐歉爲低昂正謂此也憲臺籌畫兵食洞悉民瘼此爲第一急着伏乞迅行藩司自去年六月至今尤以一兩二錢銷筭卽或不能亦應復一兩

之數俟秋成之日照時價再定同邑衝途兵馬差使終繹不斷穀價貴賤耳目所同亦非官胥所能冒請者唐劉宴馳驛而知四方物價講理財於此時此地尤莫急於此也部額既定此中損餘補歉權衡悉在憲臺主持本道一日在地方不得不一日爲民請命俯賜飭行吏民咸沾再造矣。

免解草束詳文

處州周宿來 諱茂源 松江人

看得處州浙省末屬萬山巉巖舟車路絕積荒叢寇數載亂離田土既多榛蕪人丁十不存一年來東甌征調鉅細取資近隣在溫台寧有海氛逼近之憂在處州有兵馬更番之苦誠以歷來簡僻變作衝途既



地瘠而難堪且民驚而易竄然而義切急公事關軍務亦安敢不竭下吏之股肱殫子遺之筋力以圖上應羽書免羅罪譴惟是有阻于地勢為運道之所難通量乎人工恐脚費必將無算者不得不據實情之瀝控冒昧詳請蓋故為推延而不以軍機為亟固有司之罪若身在地方明知形勢之難民艱之切而不為預陳至于勞費日加而終歸遲悞更有司之罪也伏讀憲頒協濟大兵糧料處州同紹興嚴州及金華通府俱解赴蘭谿處屬共派米若干石穀若干石草若干束約計遠近之夫挑米每人五斗需夫若干名挑穀每人一石需夫若干名二項已共該夫二萬零

六百餘名為查十縣之中惟縉雲宣平抵蘭谿各止三百里麗水松陽遂昌四百里青田雲和各五百里景寧六百里龍泉七百餘里慶元九百餘里約計地愈遠則夫價愈貴若龍慶之最遠者其里下確夫一名往回將及一月工價不下二兩若挑運米穀已覺路費過于本色兩倍倘運草則每人止可八束所值不及錢許而所費則二十餘倍通計六十一萬九千五百束又該用夫七萬七千五百名考處州府丁止一十二萬倘罄郡老弱盡行而荒山破廬白寇乘機肆劫民不保而縣亦孤又恐抗不服遣而以軍法急繩之或且散遁甌閩更或挺而走險皆不可知此陋



壞窮墟十縣止如浙西十大村一歲條銀僅數萬有奇而一時夫價之費將過之嬰兒自難與壯士齊驅小鳥豈能與飛鵬比翼也。以遵奉憲檄合箭即經星刻飛催督令各該縣儘力備辦不敢遲違外其米穀自當百計輸運趨押依期但穀亦用夫繁多竭蹶擔負僅堪奏運一半冀得准改折色一半貼解金華方無耽悞至若草束一項處屬石隙磽田種苗希少收之不易而運之更難竊見與處屬同濟蘭谿者為嚴紹金三府彼金華各縣通水平田多稻草不乏而運又便諒可先資喂養至于紹興則山陰會稽諸暨蕭山皆可從富陽對岸長關西小江等處出江直抵蘭

谿嚴州則建德桐廬與淳安等縣裝載船隻為近一巨艦即可當數百夫其草可算正賦而又不費民力真是公私兩便矧有裝兵抵蘭室回之船發往兩府裝草運上正不後時伏乞憲裁轉達倘邀院司各憲電珍挑運之艱特賜恩免草束則民命物力一轉移而救拔已多培養加厚蒼山草木悉叨雨露云云

乞免水師坐兌溫餉

杜子濂

本道看得軍需孔亟。功令嚴切。普天率土。共切同舟。如自以為難。誰居其易。自謂不樂。誰任其苦。然就處言處。在本省十一屬中。其苦難有百倍於他郡者。處屬萬山攢簇。絕無平土。疊石為田。如旋螺頂。耕夫

拾級以上固常備極艱難。一遇洪水衝激輒復廢爲榛莽以故家無蓋藏人鮮充裕亘古爲然。又兼鼎革之際方田潰兵突入處境搜括一空。順治四年建寧兵亂突犯慶隆於是土賊蠡起流毒于景寧龍泉縉雲遂安松陽等縣耕耘固已坐廢錢糧何所從來。此皆他郡所無者也。今自縉雲之館頭嶺以至青田之溫溪界五百餘里之內尙有縷人烟否此皆憲臺親臨而寓目者也。以此積遺如山催科無出縣官之能者勉強支吾十年不調其不能者一見驚心旋蒙罷斥。今統計各縣解部諸項正供原自不少以及駐防本協及道標兵餉無得而辭乃自十四年以來奉

派有協濟溫餉一項每年二萬餘兩。至十六年分多至二萬四千餘兩十縣之中青田龍泉遂昌三縣尤荒督催一載除七縣全完解過幾及三萬外此三縣未完應解溫鎮水師餉額本道晝夜嚴催終于莫措只得將就近屬縣現徵十七年分錢糧權宜吊取立時湊兌俟思從來兵餉原無兵馬親臨自兌一欸其在遠屬尤爲萬萬難行何也。一城之內居民不滿千家並無擔石之儲千金之產其無從那借者一龍遂等縣隔萬山一嶺之高非累息不能上百里之程非累日不能達其無從呼應者二且府庫如洗本府交代冊籍並無半文存庫可脩不虞不知天下之府

在在皆然乎抑唯處府獨如此掃蕩無遺也庫既虛設而十二年以後各縣錢糧徑自解司並不由府其無從那借者者三條此奇窮萬難設處此本府所以痛定思痛不敢不為未然之防而本道亦嘗日擊心傷不敢不為纓纓瀆陳者也伏祈憲臺照徹幽遐恩加窮僻將協濟溫餉一欸閱其盡瘁三年暫行停派而坐兌之法永不再行庶括氏得以僅延餘息而括吏亦藉以少展涓埃矣

牌行各屬

甘山 袁蓼匪 諱州佐 巡憲 齊寧人  
為催查馬草酌議駐民事照得甘寧等處屯駐大兵萬餘人耕耘固已坐廢錢糧何所從來若夫雞子鞭

捶墜於崖谷者則又不知其凡幾矣此又他郡之所無者也今自緡雲之館頭嶺以至青田之溫溪界經塗五百餘里之間道旁三四十里之內尚有一縷人烟否此皆憲臺親臨而寓目者也以此積逋如山催科無出縣官之能者勉強支吾十年不調其不能者一見驚心旋蒙罷斥今統計各縣京邊顏料解部諸項正供原自不少以及駐防本協及道標兵餉無得而辭乃自十四年以來奉派有協濟溫餉一項每年二萬餘兩至十六年分多至三萬四千餘兩分派所屬十縣俱有唯青田龍泉遂昌三縣尤荒而遂昌所坐獨多至八千餘兩督催一載除七縣全完解過幾

及三萬。內滿營餉銀已于本年八月以前完訖。止因  
此三縣尚有未完。應解溫鎮水師餉額。本道晝夜嚴  
催。無奈困窮未楚。今正月終。溫府因滿師回省。缺餉  
無措。又將漢兵餉尾割抵滿營。巡道會同本道檄令  
滿師過處。坐兌三千兩。一時惶駭。呼籲無門。只得將  
就近屬縣現徵十七年分錢糧權宜吊取。立時奏兌。  
乞免大兵坐兌溫餉。  
溫處 守憲杜子廉 瀕州人  
據處州府詳云。到道。本道看得軍需孔亟。功令  
森嚴。普天率土。共切同舟。如自以為難。誰居其易。自  
謂不樂。誰任其苦。然就處言處。在本省十一屬中。其  
為苦難。實有百倍於他郡者。處屬萬山。橫篴絕無平

土。疊石為田。如旋螺頂。耕夫拾級以上。固常倍極艱  
難。一遇洪水衝激。輒復廢為榛莽。以故家無菑藏。人  
鮮充裕。亘古而然。無煩縷述。惟是鼎革之際。方田潰  
兵突入處境。大掠鄉城。盤踞累月。搜括一空。此他郡  
之所無者也。順治四年。建寧兵亂。突犯慶隆。於是  
日旭陳可擢等倡亂於景寧。陳秀卿曹飛宇等屯踞  
於龍泉。周以揚羊吉等作亂於縉雲。李魁選徐裕等  
縱暴於青遂。又有魏福賢羅俊英分縻流毒。遂松龍  
雲等縣。在在為巢。此皆偽相署置。千萬成群。攻剽城  
邑。抗殺官兵。燒屠廬舍。首尾十年。而劫灰固已畧盡  
矣。此又他郡之所無者也。頃自陝海用師。大兵絡繹



徵發處民扛擡大砲挑運米糧換班來往無時索夫  
 晝夜不絕少者或及百人數百人多者乃至數千人  
 幸免他端伏思從來兵餉原無兵馬親臨自兌一欸  
 其在處屬尤為萬萬難行何也一城之內居民不滿  
 千家並無擔石之儲十金之產其無從那措者一也  
 龍遂等縣隔絕萬山一嶺之高非累息不能上百里  
 之程非累日不能達其無從呼應者一也且也府庫  
 如洗本府交代册籍並無半文存庫可備不虞不知  
 天下之府在在皆然乎抑唯處府獨如此掃蕩無遺  
 也庫既虛設而十二年以後各縣錢糧徑自解司並  
 不由府其無從那措者又一矣如此地方而驟然臨

之以如熊如羆如虎如彪之衆頃刻稽違譟呼立見  
 有司之性命不足惜如百姓何此本府所以痛定思  
 痛不敢不為未然之防而本道亦當日擊心傷不敢  
 不為縷縷瀆陳者也伏祈憲臺照徹幽遐恩加窮僻  
 將協濟溫諭一欸閱其盡瘁三年暫行停派而大兵  
 坐兌之法永不再生庶枯民得以僅延其餘息而枯  
 吏亦藉以少展其涓埃矣

牌行各屬

甘山 巡憲 袁 黎 臣 諱 周 佐 濟 寧 人

為催查馬草酌議甦民事照得甘寧等處屯駐大兵  
 月需糧草自有成數民間派徵輸納義不容辭但產  
 派必當撥抵買糴務須給價司計者須頻省核庶乎

奸弊不生少甦因累本道蒞任之始即行查派買源  
流酌議因軍圖興諸司共修裕餉惠民實政豈意各  
屬諱疾忌醫至今一歲有餘催檄頻飛杳無回答除  
另牌催飭外內察馬草一項為害尤甚聞分派各邑  
月不下數千擔或照里班或照鄉保雖派法不同而  
取諸民則一也前查報銷冊雖有抵兌之名不知通  
貢者何人輸納者何人彼既已兩不識面無從對付  
况肯以追入之官銀分釐毫忽親交之趙甲錢乙之  
手而償其價乎總之分派之始則云策應大兵無容  
缺緩一收一放其間加筋壓擔驟用折銀山邑遠鄉  
又多津貼在宣府以為田間之莽在小民直如血裏

之。筋。及。至。報。銷。之。日。不。過。將。歷。年。拖。欠。之。數。一。筆。抵。  
突。以。滿。考。成。分。數。而。追。補。羨。餘。盡。飽。衙。胥。之。腹。若。上。  
司。稽。查。或。民。間。告。發。動。以。遲。誤。軍。需。為。辭。反。從。旁。袖。  
手。故。為。怠。慢。所。以。積。弊。日。深。民。生。愈。蹙。不。得。不。亟。議。  
變。通。摘。催。查。改。云

免解寧夏申文

安化熊祿山諱南昌人

看得安化縣雖為慶陽附郭前朝已稱上疲三被逆  
寇蹂躪而穴居之民又復十已九亡鶉衣乃富者之  
服貧則蓬頭赤體糲楚乃豐年常食歉為草根樹皮  
村落堡堡淒涼國課年年逋欠其運布花毛襖也  
尙爾橫捐即解藩司邊餉也亦深股慄突聞寧夏之



解老者欲死而少者議逃途梗強寇之衝驛遞絕傳而經商絕影中路而上千有餘里西行平固路隔二千此為寇淵彼為賊藪匪因逆亂之後蝗蝻為害五載于茲尤苦四月之旬黑霜為災西成無望奉上臺徑解之檄本欲便民奈下民遍野之號亟求仰達恐寧夏之餉未能即解而殘黎盡數逃亡即小民之命寧值幾何而國課無從追補甲職雖初受事稍悉民情見此哀呈代為呼籲伏乞憲臺垂念三破之殘疆轉為請命憐此萬死之枯木賜以甘霖免寧夏之解仍解藩司奠一邑之安勝安四國殘黎仰再造之德國課無罹險之虞矣

咨耶撫

陝西 賈膠侯 諱漢復 山西人

為巨寇久遭天誅等事據布政司呈蒙

撫治鄖陽都察院憲牌案照秦豫官兵會剿需用米石楚省措米解貯鄖陽秦豫人夫搬運入山已經屢檄該司僱覓人夫委官督押赴鄖背米轉運昨准部

咨奉

旨勅本院嚴催各地方官作速僱覓人夫又經檄催去後迄今已逾七次該司竟置罔聞事關緊急軍需難容膜視合行守催為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原行作速嚴催各地方官僱覓人夫并措處腳價布袋等項專委才力兼優道官一員帶領佐貳各官星馳押

解赴鄖立等轉運秦兵軍需毋得藉口推卸以致貽  
誤軍需如該司以秦楚岐視卽只無夫印結報院卽  
以違

旨題叅時急事迫慎勿刻緩蒙此該本司捧讀嚴檄  
不勝芒背切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且寧關合剿軍  
需本司寧敢以秦楚岐視但近鄖州縣止有商洛關  
南等屬查秦豫官兵三萬之多雲屯興安前奉

諭旨白土關以內之糧該秦省辦運本司敢不遵  
旨貽誤軍需但遠處之民無驅之千里運糧之理只  
得將興商附近州縣之殘黎背草背糧日無寧咎男  
人不敷繼以婦女各屬告苦之狀小民怨歎之聲日

不忍視耳不忍聞又因興商荒殘人少軍需恐致遲  
悞請以西安府屬民丁盡爲背運高山鳥道雪凍冰  
堅有跌傷手足者有凍斃道途者諸般苦楚各上臺  
所共聞共見再如豫兵五千餘員名由秦進剿本司  
以旣在秦地所需自應秦供敢請豫省之民起運豫  
兵之糧乎旣不敢秦豫岐視又寧敢秦楚岐視耶如  
楚民轉運應有僱覓腳價卽在前解三萬兩之內通  
融給發完日銷筭可耳相應據實詳請憲臺俯憐本  
司日夜拮据捉襟露肘之苦再爲移咨鄖憲准將白  
土關以外合楚民仍遵前

旨徑運楚糧庶軍需不致兩悞封疆藉賴良多矣等



情到部院。據此爲照。西安漢中二府相距進兵。白土關地方千有餘里。盡爲層山崇隔。崎嶇險道。而其中黃金峽及秦嶺。更難渡越。以秦糧背運關內。有子死而父逃者。有夫死而妻運者。已爲難苦萬狀。不忍見聞。萬不能作木牛流馬。遠運楚境。至興安商洛等處。寥寥子遺。見今辦供槽鑕。運送軍器等項。饑者弗食。勞者弗息。銜乏分身。勢難兼顧。屢經題請。部覆悉請征兵糧草。關內責秦。關外責楚。俱奉俞允。炳若日星。節次咨明貴院矣。茲大兵已到。桀地仍倍秦夫赴楚運糧。獨不察部覆。楚督疎云。白土關以外官兵應用糧草。請

勅鄭陽撫治。嚴令地方各官。僱覓搬運。是指楚省附近地方言。非指秦省而言也。

廟堂之上。已洞悉地理情形。卽興安等處。雖爲貴院兼轄。實乃秦省州縣。節經部覆。並無撥用秦夫一語。今若以秦代楚。不惟萬萬難行。抑且於

論旨有悖。楚糧旣已運。郎又何難一水之地。直運軍前。殊不思本部院因艱運背負爲艱。業差麻同知赴襄召買。從襄而至。郎由郎而至。白土關外。軍前是購楚糧。而由郎興未嘗以楚糧而越賊巢。此亦不待智者而言。又白明矣。除行繕司外。擬合移咨。爲此咨貴院。煩請遵奉。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明旨。希將秦豫官兵關外。需用糧草。檄行楚省司道。責令附近州縣。速行備辦。運送軍前。庶飽騰有資。而急需不致耽誤矣。

請豁協辦馬草詳文

蘭谿楊玉衡諱天機邑宰

為疲邑搜草實盡。馬匹需草無窮。籲懇憲恩。俯賜減豁。以甦劇困。以免貽誤。事切照聞。逆背叛以來。寇氛逼近。金衢以致官兵雲集。兩府進勤。從無寧日。所有日支豆草。為軍需第一緊務。荷蒙本府原派單縣。協濟金華縣。草六萬束。續又蒙本府申詳金華縣。馬草緣由加派。每月十萬束。是後派較前多四萬矣。屬員凜切軍需。敢不竭蹶辦應。但今勢處萬難。莫可隱忍。

視民如傷。設能如此。惟切披陳。不減長。哭。沙之痛。

有不得不為。亟陳者。彈丸小邑。當水口極衝之地。屈指軍興。已將一載。自計購辦。搜括無遺。除原派每月十萬束之外。又蒙道府發價採買。發價雖有。道府縣之分。而所買之地。不過此一邑之都圖。不過此一邑之都圖之民力。似此派而又派。買而又買。舊草無存。新禾未種。欲辦縣協之草。即不能應。道府之命。若應道府之命。則縣協勢必空懸。違誤軍需之叅。効立至。展轉交困。莫可如何。祇緣軍興之消耗無窮。疲邑之生息有限。即使日長夜生。區區一境之毛。豈能供值。如雲之馬。匹乎。且一百五十餘里之都圖。上年九十。十一等月。西北兩鄉。流寇出沒。遍遭侵掠。屋且被燒。何

况堆積飼牛之草束。卑職同官兵協勦之後。復又躬親撫綏。馬首所至。惟民哭泣之聲。慘震四野。顛連之狀。繪圖難述。此卑職目擊于前者。今則又不然矣。昔之可以自全者。已爲露處霜食。而向之原無立錐者。難免逃亡。失所。卽前經領價之人。今已遍覓無踪。又焉能拘執未逃之人。給價而使之再買乎。案查卑職自奉文以後。多方協辦。除縣草完足十萬束外。尙有本道發餉購草二千餘萬。除解過十二萬。現今接續起解。俟完足前數之日。另文報道移銷。是今日奉協之草。實難如數解濟。夫動朝廷之錢糧。辨正項之軍需。如果力能支持。卑職有何畏懼。而飾詞推諉。以

自于下職之咎乎。爲此哀籲憲臺。伏乞俯垂鑒察。恩減原派數目。准賜就數銷算。不獨疲吏獲邀再造。且使寇擾遺黎。暫且甦延一息。其于上全軍國。下救民生之裨益。豈淺鮮哉。

設立收草良法議

蘭谿楊玉衡諱天機邑宰

爲緊急軍需事。奉布政司信牌。備奉部堂憲票。內開云。等因。到縣。奉此。該卑職查得憲發餉銀。一經奉到。隨卽照依時值。分頭購買業。照憲行買完稻草。一十萬束。現今收貯在縣。聽候本府隨收隨解。先經申明。憲案可考。乃今屢荷憲臺嚴令。復又尚差協督。責令運解。全府交收。事干軍務。敢不稟遵。但有情勢萬

難之狀不得不為憲臺歷陳者。金郡自用兵以來。一切糧料草束。向無堆貯之地。每每停泊河干。幸而遇放。則任各旗到船分給。如不遇放。則就船守候。或旬日或半月不止。草束不比他物。體雖不重。而踞地甚寬。每裝運一萬束。約船三十餘隻。若用竹簾。即約四十有餘。早縣地處中要。一二船隻。尚且僱覓維艱。是以荷奉憲令。購辦竹簾。以繼舟楫之不足。早縣已經造過百簾。近奉本道吊發永康五十簾外。所存在縣者。僅五十簾而已。現今奉憲所買之草。宜趁需用尚緩之時。陸續運至府城。一遇急需。便可按數支放。若因期緩而不奉催。取停擱在縣。猝然需用。必至四顧

縣令之  
難為事  
今日止  
矣公有  
盤根錯  
節之本  
又有此  
心明乎  
快之筆  
籌之并  
井言之  
豈無  
怪乎處  
萬難之  
時極備  
之地而  
游刃有  
餘也

徬徨。無論草多簾少。無神輸鬼運之法。且每運一萬之草。按程途時刻。而加以候放日期。非旬餘半月。不可。惟見官兵日事環呼。而草束斷續不繼。豈大兵進勦之地。所宜然乎。設有違悞。在憲臺則謂發價已久。何至此際。尚煩催呼。是下吏廷玩之愆。無所逃于責備矣。然使卑職奉文不買。或買而不解。是誠有罪。今採買已足。若欲解赴軍前。先期備用。則儘五十面之竹簾。所裝不及二萬。一泊河干。杳無收放之期。際此淋雨連綿。必致濡遲霉爛。而草束一日不放。竹簾一日不空。前運未歸。後運難發。以分身之無術。來眾口之曉曉。旗廝營丁鞭胥。撻役已到。若怪其腐爛不堪。

詳文之  
痛快未  
有過乎  
此者

未到者責以遲延不至種種隱情實難申訴在下吏  
賤役固甘受而不辭但為軍國大事計之亦非經久  
長便之策若不先事綢繆即將卑職等鴛劣微員日  
事系處究無補于軍興實濟徒費憲臺憂國深心耳  
理合據實哀懇伏乞憲臺俯垂裁察如其可用力賜  
飭行應否轉行府憲或查于空濶處所設置局場就  
首領中委官驗收凡奉本司價買之草俱着星運至  
府照數堆收卑職等陸續起運照數交足隨時掣批  
造冊送憲核奪草束一有堆積之場運解即無停泊  
之累是十萬之草往返轉運不一月而俱獲全收再  
以寬緩之時日償催後草將見鄰城大兵取之無窮

文增此  
一以示  
以可從  
使公屈  
言路無  
不可行

用之不竭憲毫無蒿日之憂而屬吏亦免剝膚之痛  
計之妥便無出于此若謂草多折耗恐一經貯府即  
與該縣無涉則向來原有折贈每束一劔之例今請  
于正草之外合無懇憲酌定贈數不妨額外稍加情  
愿照數交足以副散給之虧損云云  
軍政九 指辨舟車

遵 旨議奏事

撫州 劉黃中 講玉贊  
太守 苑平人

看得撫屬地方止有一線溪流南有建昌北有南昌  
無處不封船艘舟楫為之絕跡其餘各屬山僻溝港  
聞風遠避以募覓且前迭聞督部院船隻俱為建  
昌留用實難無中生有也除移軍廳併介委募員遍  
資台折書二集卷四

行僱募共得河船三百隻已于五月初十日尤同知督押前赴五福接濟誠恐一時官兵並出家口繁多船隻不敷合無請祜靈臺俯念公務行令建昌就便通融接濟庶軍行不致有悞矣。

選 旨議奏事

劉黃中

看得閩出官兵需用船隻為數甚多。久經嚴行各縣極力搜覓以濟軍行前已募獲三百餘隻押解五福接濟應用。嗣又覓備九十五隻。見在委員解建茲奉憲檄還須三四百隻。但撫州一線溪河天乾水淺南有建武北有洪都處處封船往來跡絕本府中處甚難斷不能巧炊無米除一面移行軍捕尤同知及各

縣印官於小港谷河分頭僱募外再四思維誠恐河小船稀不能無中生有與其坐悞何如早圖懇祈憲臺俯念公務撥協別船以備萬一不足之用其口糧食米願為措給庶官兵無守候之虞而應付鮮違悞之咎矣

詳緩船夫

紹興 紀光甫 諱 擢  
太守 清苑人

看得合江縣之設船廠也經今二載造船二十五隻義在急公勞無可諉但以該縣之偏苦言之日計夫匠不下二百名約畧一年不啻數萬計卽州縣間有協夫而合江之夫未嘗一減况協夫多有名無實乎况已派者復圖減免未派者觀望不前乎以致該縣

長夫之外更有短夫造船之外另有解船總之各縣  
遠撥責猶可諉該縣坐厥義無所逃偏若偏累勢所  
必至也夫上白叙永下至重慶荒烟千里其中江差  
絡繹待了盡合耳此地重困逃亡可虞此合民有急  
救之呼該縣不或之請均出迫不容已之情也本  
道監司茲土正當周咨民瘼下情敢不上達合無詳  
乞憲臺俯念衝疲之邑民力已竭如船額聊備請暫  
行停止以息其肩如軍需難緩或調設別廠以分其  
瘁不惟率土急公衆擎易舉即合民亦得留今日不  
盡之力還可應將來無盡之差矣

軍政十

申詳驛馬事

撫州太守劉黃中 請王璿  
宛平人

看得臨川進賢雖係隔屬實切近隣凡有一應煩難  
差使自當同舟共濟聞督經過進臨南新各縣臨川  
預備馬匹幾倍于原牌之數及至更替人多混亂本  
處之馬亦不知騎去何人越站者愈無從查考矣進  
賢鞭夫見臨川奉勘合差馬六匹恃強搶奪其四過  
此之南新屢關不理下此之進賢要截於途臨川中  
處甚難似亦非情法之平矣況當日進賢差官豈無  
鞭夫跟隨如其憚勞遺失又非臨川之過也明甚茲  
據該縣具詳前來相應轉請憲飭嚴究擅搶情由各  
歸各驛以杜混擾可也

軍務事

劉黃中

看得兵部侍郎石經過某處需馬若干匹前接憲檄奉調撫屬六縣驛馬若干匹第查六縣額馬止有一百零半匹道卽一面差人分頭催解本府惟恐短少疲瘦具文請示未嘗推誘不應也查臨金東三縣雖非通衢亦屬次衝屈指合省如撫郡者或不乏故有此請允否出自憲裁豈敢膠執坐悞急需况驛馬出自各縣本府不過奉憲轉催耳

請免德化挽木運漳

興泉葉函公諱灼棠江寧人

爲緊急軍務事看得德化處萬山之中去漳郡五百里至泉亦二百里皆層巒疊嶂紆曲狹斜跋涉艱危飛輓難達據該縣詳稱奉憲令採取挽木二十根就南埕樓伐運省架橋開路用夫數千每株夫二百五十名棹至水次以溪澗不行而止復蒙行取一百八十根運至漳州每伐一株先須鑿山通道壅水築橋用夫千數輓之窮日之力僅行里許木身長十丈餘徑圍七八尺衆力並舉離地數寸下施滾木土雜槓索高已齊人巉巖壁立下臨不測之淵雖作飛橋渡險懸木吊崖比到山頭長喙三面落空人無措足之地驅山鞭石無所施其巧矣憲臺差官在彼身任勞瘁猶且計不能行新伐之木其重兼倍入水必沉值今春水未發灘高石出其不能運動於永福港口者



冷江雜書二集  
三十一  
矧可推挽於永春乎。且木自山巔水際而下。道經六縣之界。卽在平地。猶須二百餘人挽動一株。則每一縣需用民夫四萬。此雖竭數十萬之人力。經年累月而不能出安。可望其朝夕應濟。大兵飛渡之用也。哉。本道奉令督造同安馬船。嚴催各縣竭力趨公。概不聽其藉口推諉。只此一項。實實非人力所能爲者。詢之提督水師。皆云漳之華峰一帶。爲良材鄧林之藪。且逼近溪河。順流而下。可直達郡城。上年王師到漳。取十餘丈杉木。構江東橋。不日而成。較之德邑勞逸難易。何止百倍。况今同安船木。皆自山縣截成。板料方能陸續。輓輪若桅木一項。則必選良工入山。

相度自首至尾。用斧斤叩擊。有聲無尺。樗寸朽者。方堪勝任。若概行砍伐。或斜曲孔穴。不中繩墨。或道途剝削。梢根不完。比至地頭。可用者十無一二。徒勞民力而已。今同安見要馬船桅二百根。較漳桅爲小。亦蒙委德邑採辦。若令解運漳。桅顧彼必致失。此合請憲臺批免德化。代運該縣。得崙力備辦。同安馬船之桅。庶軍務不致兩耽。泉南百萬生靈。皆憲仁再造矣。

請免山邑民夫

葉函公

爲緊急軍務事。奉部院檄行。看得師命方殷。遠邇編民。謹當負戴趨公。蒙憲臺俯恤晉南。惠同四邑。應役已多。免其赴漳。濱海之民。歡聲雷動。惟安溪永春德

化三縣遠在山陬。春檄各撥人夫一千名。解漳州候  
用。切念軍機緊急。凡屬民間所有。人力所至。無不立  
呼立應。而勢所不能及。不敢不據實陳之。憲臺之前  
者。則山邑之民。夫是也。安溪遠隔峻嶺。造船之役。百  
計安頓。播德宣威。始得用夫幾三萬。若永春壤接德  
化之界。二邑材木。皆由此路出郡。今德邑山寇逋誅。  
人情洶洶。望風煽亂。斗大之城。孤居萬壑之中。縣官  
惴惴不能自保。目前尙得苟安者。以大師壓境。餘威  
之躡其後耳。一旦徵調民夫三千人。裹糧從師於五  
百里外。且取益於數日之間。縣官勢格於行。必且重  
煩兵力。所以然者何也。山邑之民散處寨堡。徵求過

急。每至毆打官差。縣官親至。往往閉門不納。而民夫  
赴漳。煩苦尤甚。往返路程。卽已半月。守候尙無定期。  
携糧多則艱於擔荷。少則轉於溝壑。故泉郡軍興。以  
來。運木運糧。運火器軍輜等項。役民之力。不下三十  
餘萬矣。而未敢過求於山邑者。誠以力役不堪。越境  
窮民。易爲走險。權利害之輕重。而錯患於未萌也。擬  
合密請憲裁。另檄停止。云云

軍政十一 招安反例

詳藩院

橫東 李包開 諱文燿 河南人 憲副

爲仰體

皇在招揀魁首以絕盜源。以奠封疆事。竊惟 朝廷

登台新書二集卷四

七

之法保一二人不如保千萬人然欲化千萬人必先  
化一二人粵東多寇而惠陽爲甚惠州多寇而永歸  
興長爲甚然蛇無頭而不行要有一二人爲之宗據  
今聲勢最著者有三其一爲明解元隆武監軍道鍾  
丁先今爲僧懺雲也其一爲偽總兵李宗翰今爲僧  
慧真也其一爲偽總兵李唐宗今僭稱唐王孫也丁  
先居永安縣下召圍山中宗翰居長樂縣黃砂窠山  
中唐宗居永安南嶺山中三人縮號三傑鼎立千萬  
山千里之間雖苻曾受撫然始終盤踞未肯出頭一  
見有撫之名無撫之實上下呼爲官賊兵民不敢問  
賊黨密爲援而濟惡肆害釀禍無窮卽大鵬偉九凹

九連山等孰非其一呼百應者哉本道慮切殺甯幾  
爲招徠其開導示諭之誠可謂無所不至然非以虛  
交應卽以總管來斷不肯幡然改悔實實傾心歸化  
本道力破陽順陰逆之謀爲拔本塞源之計乘前徑  
撫樟九凹時按兵與約勤限來見諭以解黨出山如  
果爲順民卽與隨願安插如仍不僧不俗鼠竊狗偷  
荼毒吾民卽進剿無宥斷不容介在兩可幸仗天  
威凜凜足以大破群膽李宗翰果于二月某日差撫  
目黃鳳葉標羅宗馮芳譚松郭佐畿賈册遁投遂給  
賞花紅勤限親見兼造細冊諭令長樂知縣高駿發  
見經紀其事尙未報竣本道已於二月二十四日啓

詳籓院矣。鍾丁先果於三月某日親身投見。改僧爲良。自書供狀。甚明。勿着實。本道遂給袍帽靴等。面換穿戴。約以離山歸城收捕別黨。見諭令永安知縣廖王經紀其事。李唐宗于三月某日差劉二總同縣差具稟來投。自限初一率衆出見。迺違期未至。觀望狐疑。查唐宗與大鵬獠九凹等賊。昔日雖通聲援。邇年構爲仇敵。今各賊招撫。渠甚驚疑。不敢卽出。然嘯聚山川。終非地方之福。雖本道披肝瀝膽。誓與招安。如期爽約。不能保其後無貳志也。但此三人者名雖鼎鼎。實出一貫。皆知勇兼金。大有除盜縛奸之手。果能連茹歸誠。以彼攻彼。則四方烏合。不足慮。卽全粵群

寇不足憂。第三人只宜計取。未可兵劫。寓勦于撫。方可得當。所謂欲化千萬人先化一二人者。此也。本道力小權輕。心長智短。事雖有就緒之漸。更當爲善後之圖。或令丁先等親叩藩臺。憲臺諭以招出。唐宗宗韜等目。或令本道面請方略。爲長久不拔之基。庶盜源可清。封疆可固。而朝廷好生之仁。更普遍無外矣。

諭李宗韜

李包閣

嘗聞定慧之宗已遠。悟真之秘無傳。將軍放刀證佛。拳錫嘉名。梅兩孤猿。松雲野鶴。且用大瓢。貯月不思長劍。倚天真可。稱七聖財中。鐵漢子也。但白狐黃狼

山間未息龍韜豹略。梵字偏饒。倘不能盡登般若之  
航。尚欲再施降魔之杵。惟上人留意焉。會于別案得  
悉新撫情由。故併及之。鷄園清表玉版可參。何事不  
忘舊官腔。為椒酒之祝也。如肯下榻入城。則當煮茗  
以待。此論

又論

綺語頻投。盛伴再至。將軍之于本道。可謂有其文矣。  
前書未荅。蓋以事屬封疆。未可輕動。必面商乃可。前  
郭佐畿在永安。詳談密訂。凝膽披肝。冀以將軍一晤。  
以釋叢垢。兼議軍機。何前月之約。竟爽信不至。即當  
茲寇氛孔熾之日。而將軍有擁衆負隅之嫌。即云慈

悲出家而祇園藏甲惹禍。非輕面壁。明心之士。猶見  
不及乎。況將軍綢繆桑土。披苦心堅。乃不僧不俗。非  
佛非魔。以致功多不賞。名立謗隨。皆不肯出見之故。  
耳猶憶本道初下車。而將軍遺賀嘉與有禮焉。嗣是  
頻頻問答。竟待為心腹中人。每與當事言。謂宗韜必  
不負我。而愚民競論。謂宗韜斷不出來。持此兩議。以  
觀將軍一決。乃竟遷延。交吾如此。致本道何辭。以謝  
衆口耶。近奉有藩院令旨。已論長樂縣頒發。惟將軍  
籌之。似不必猶豫多疑。以貽後悔。負本道曲全苦心  
也。別諭已密移潮道鎮矣。夾勦之力。未免借旌情形  
何如。嗣再報

檄李宗翰

李包閻

前將軍遺我尺素道及證佛不佞欲先為金剛而後為佛者以山中妖魔未盡也今黃巢等來知將軍降魔大費苦心證佛有地矣但魔必盡化為佛而佛始成真果此時或用佛或用金剛將軍須大轉法輪使人人皆願為佛則七級浮屠方為合尖功德匪但衆生頂禮即不佞亦合掌相謝矣誰不日銷鋒鏑以為金人李將軍之功偉哉撫示一紙幸傳布之。

軍政十二 安插投誠

詳撫院

金華 李鄴園 齊南人

看得劉彭福等五名以投誠發縣不遇暫羈其時小

約束其身心原非久安之策而令僧道膳養非所安也夫山厨香積瓢鉢常空野衲黃冠烟霞不定豈能長責其守視日給以饗登哉况此數人既已束身就化當合樂返故園使同樊鳥檻猿終非長便空齋野蔬恐腸胃末即清虛而冷榻枯禪雖夢魂亦多飛越相應即取親隣甘結發回本籍安插歸農者。

資治新書二集

五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五目次

文移部

軍政十三 披補將領

右二省馬

軍政十四 添裁兵馬

咨議添兵

軍政十五 約束兵丁

軍務事

咨提督禁飭兵丁

解救降兵害民

軍政十六 製造軍器

軍器歸營製造牌

資治新書二集 卷五日

闕名

牌行各道

佟匯白

梁紳天

議裁兵

梁紳天

佟匯白

穆某提督

錢瞻龍

熊雪岩

吞總鎮

馬翰如

楊玉衡

佟匯白

文允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下、軍、政、事、等.

軍政十七 庶務

軍務事

沈恒文

酌議團練事

沈恒文

長邊衝要等事

盧山斗

遵法調遣等事

盧山斗

團練鄉兵等事

盧山斗

前事

盧山斗

民情事

盧山斗

谷查禾到等事

盧山斗

密查虛冒事

盧山斗

申報跑走馬匹事

盧山斗

錢法一 改鑄

行布政使司轉行各屬

趙君鄰

請添鑄局

佟壽民

錢法二 行使

許撫院

周樸園

漕政一 催趨漕糧

勸限過淮

蔡魁吾

挨趨漕船

蔡魁吾

漕政二 監造漕船

議請漕造料價詳文

張寥匪

歲報詳文

張寥匪

議請斧木詳文

張寥匪

請憲嚴徵等事

許祚昭

江西漕糧等事

劉黃中

漕政三 委用衛弁

查委衛弁事

佟淮白

屯政

改屯田作民田議

顏孝欽



養治新書二集卷之五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婿沈心友伯訂

軍政十三按補將領

咨二省馬

失名

為重汛需人等事。准水師總鎮王手本。內稱前營千  
 總劉某。于前月某日病故。本弁分汛崇明。地為江海  
 之衝。職司防禦之首。難使須臾無備。不可一日缺員。  
 欲為此地擇人。非特謀畧未嫻。戰功希著者。不足以  
 膺其選。卽有攻城破敵之能。斬將擐旗之勇。已奏膚  
 公于陸地。未擒大賊于舟中者。則亦不敢輕擬。以其  
 汛居水國。而刻刻與海賊為隣故也。今有前營把總  
 資治新書二集卷五

儲某既屬本營從事之弁。又爲崇明土著之人。經大敵者數番。入海巢者二次。前後斬級。共計一百二十有零。生擒獻俘者。則有某某等姓名可據。以補斯缺。可謂人心相宜。等因。到本提督。隨經本提督覆核。此弁果有前項戰功。于某年月日塘報內。經本提督暨貴部院獎賞題叙。批有准候缺題補在案。今直本營缺出。相應咨送。按補爲此。合咨貴部院。煩爲查照。題

牌行各道

浙江 巡撫 佟 漚 白 譚 國 器 關 東 人

一爲飭整按補之規。以肅營伍事。照得按補官兵。一節。乃勸有功而鼓後効。以功過定黜陟。庶人知奮勵。所向無前。邇來詳補官兵。不稽本官之功次。本兵之督力。惟賄是圖。是非顛倒。故出防汛地之官兵。夤緣纍纍。預爲將來按補之資。安肯戢兵愛民。以搏聲譽。更可異者。每據詳按營官。俱由目兵公呈。夫按官必先束兵。若以兵之保舉得按方。且得其私恩感激。無地視事之後。勢必賞多而罰少。賞罰不明。則軍威不振。軍威不振。則人心渙散。人心渙散。則上下乖離。以故未經大敵。或驚潰。或脇從。往事已鑒。安得衆志成城。而先聲克敵也哉。本都院稔知前弊。浙營爲最。擬合通行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移行各該標營將領。嗣後按補官兵。務須守兵按戰兵。戰兵按隊目。隊目按百總。百總按把總。把總按千總。有功則陞。有過

則降。如有謀猷邁眾，勇敢出群，及戰獲真實奇功者，該道確查事實，條細具詳，方准不次擢用，以鼓將來。毋許以充用名色，及親標材官，與未經戰陣之統緒，竟行踰躐，以致久歷戎行之緹衣，終老疆場，無由陞進。亦挽回時弊之一法也。該道廣行曉諭，取各營官遵依呈繳。

軍政十四 添裁兵馬

咨議添兵

江南梁紳天 諱化鳳 提督 長安人

為江海首當最衝等事。本月初五日，蒙本部院劄付，內開案准兵部咨開該提督鎮守蘇松長鎮四府地方，俱係濱海要地，標兵二千二百名，委屬單弱相應。

再添三千八百名於通省內酌量緩急抽調等因。密咨到部院，隨經劄付該提督遵照在案。但今時屆春令，東南風將作之時，賊踪飄忽，可虞。海汛練兵以資防勦，刻不可緩。合將准添兵丁速行抽調，除江北地曠兵單，亦臨江海，不便議抽外，查本部院前題再陳海防要務等事一疏，議抽永生南等營，共兵一千八百名，今仍照數抽調，餘於上江安徽及腹裏地方酌量緩急，分別抽調，共足三千八百名之數。又原營馬匹并千把等官，亦照額酌抽，共抽馬六百六十匹，共調千把總官十八員，俱已檄行各道營，催合作速挑選，并隨管甲械等項，選委的當營官押送，或交抽調。

營弁管押。徑交該提督收標入伍。其官兵馬匹。除經  
歷過糧餉。盡數給發外。仍令各預給一箇月廩餉。糧  
米乾銀。以資盤費。并令將抽調官兵姓名。年貌籍貫  
家口保人。隨身甲械等項。及馬匹毛齒。各造清冊。送  
該提督查收。其各兵家口。俟兵丁到彼安插妥當。另  
行搬移。擬合行知。爲此劄付該提督。照劄事理。即便  
查照。云云。等因。蒙此。除應設遊擊三員。中軍守備三  
員。見在遴選。銜俸相宜者。咨呈題補。其不足千把等  
官。亦卽遴選。移道試驗。通詳委用外。其抽調各營官  
兵。在本部院洞悉地方。緩急酌行調發。何敢再贅。卽  
楊舍孟河等營。雖係濱江要汛。然與大將軍所統重

兵相近。遇警卽以應援。亦無庸另議外。惟是沿海拓  
林青村南。滙川沙四營。俱逼處海邊。各有專轄汛地  
五十餘里。額兵止二百名。額馬止三十匹。每營各有  
墩臺十餘處。俱需設兵瞭守。以及沿塘偵探。時不可  
缺。一遇有警。登陣守禦。正苦不敷。且各營地處黃浦  
之外。距崧郡八九十里。中隔江面。本標兵馬策應。必  
須過渡。未得疾趨。故向來遇警。責令各營互相聯絡。  
捍禦。以待應援。今若抽邊地之兵。以歸本標。每營僅  
存兵丁一百名。責以瞭望守禦。益見單弱。可虞。又如  
福山營。當江海交衝。與狼山對峙。爲大江門戶。汛廣  
一百二十餘里。如福山港。徐六涇。鹿苑。西洋港等處。

登瀛素言二卷  
俱緊要。口賊船可犯。今若抽調兵三百名馬六十匹。所存兵馬慮恐不敷。嚴守以上諸營地方險要形勢。俱經本部院暨撫院巡臨之所目擊。倘不以未議為迂。或得另行裁酌于腹裏地方。抽調補收。庶邊陲戍守不致寥寥耳。至于各營馬匹既經覆奉。俞旨准改馬三步七計。應設馬一千八百匹。除本標見有馬四百四十四匹。加以本部院抽調馬六百六十匹。共馬一千一百匹。尚應增設馬七百匹。查得各營每月朋椿銀兩為數有限。隨扣隨動支購補。向無存剩。今增設兵馬原為嚴防。春汛若候陸續朋椿購買。緩急何濟于事。因查標屬十營。歷年存貯松江府庫缺

兵缺馬小盡事故等銀。除每遇開月支給餉銀之外。存貯甚多。儘堪動支買馬。此以公帑而濟公用計。無便于此者。惟祈本部院速賜酌查支給。俾得及時購買。以實營伍于汛防機宜裨益匪小也。

議裁兵

梁獅天

為重地衝繁等事。准貴部院咨開。准兵部咨前事。備咨本提督酌量通省偏僻處所。某營應撥若干。湊成五百名之數。備開移覆。以補淮營等因。准此為照。淮郡地當繁劇。漕標官兵護漕防河。城守送差。實為不敷。故總漕部院有仍復舊額三千之請。茲部覆以經制已定。不便增添。議于偏僻處所抽調五百以歸漕

標誠權衡緩急之籌也。第查海南通省經制額兵除沿海沿江各營汛防爲重不便抽調外其內地之兵亦屢經抽減如江北各營地方遼濶見在之兵分汛駐防各州縣以供往來護送輔楨逃入重犯日苦不敷而上游一帶營汛又皆係重山疊嶂莫不與江浙西原無偏僻處所可議裁減此在貴部院素所洞鑒者以本提督之管見似宜脩陳通省兵力不敷情形入告仍請增募則不惟防漕護送不憂襟肘而地方守禦亦免疎虞此總藉貴部院綢繆于萬全也然昨見哈將軍閑甲七百名蒙貴部院特請加給糧餉部議不允仍于通省各營裁汰老弱頂補今零星分派如本提督標以及崇明之水師俱駐防海上之兵且一概均派裁汰以供步甲可見抽調難言而增募二字亦恐不易說也如必欲仰遵部議則抽調勢不容已然本提督通盤打算云以上共湊五百名之數可補准營然此皆本提督于無可抽調之中勉爲抽調以副部議者所謂必不得已而去究非足食足兵之要道也一得之見未識有當于貴部院之鑒裁否惟祈貴部院再加籌畫或俯採前議或另行酌抽惟聽貴部院裁定以便遵行可耳

軍政十五 約束兵丁

軍務事

浙江 巡撫 饒 滙白 關東人

照得沿海汎地凡賊艦入犯必有口岸惟論水之深淺水淺之處潮退淤泥賊艦何由而入故前朝湯信國經營海上惟于水深可犯之處建置衛所扼險防禦皆重地也今值海氛飄突汎汎防守仍應查照舊制每一衛城應設防將某員防兵若干每一所城應設防將某員防兵若干大畧衛所相距不過二十餘里可以寅呼卯應一汎有事則隣汎出師夾擊此不易之良法也本院訪聞汎防各弁倏而住城外倏而住民房將所統兵丁分派民居按戶輪供馬料等費復在街市中借端生事吞嚙小民不知兵不離營此

定制也合則力厚分則力薄今將兵丁零星分散平時既無統攝有警奚能策應况使逼近民居易生擾害豈各汎兵丁不為防侮而設反為擾民而設耶紀律之壞至此已極除鎮將住防要汎另照部文查議外其營兵汎防合行查飭為此牌仰該道照牌事理即便查明沿海汎地某衛某所防將某人防兵若干或住城外或住城內是否同扎一營有無分住民房一一查明造冊報院如有零星散處者一面勒令聚集不許離營如有故違即便揭報以憑題參毋得徇隱未便

移某提督

開封 錢瞻麓 諱 大名 人

看得祥符等處遍地禾苗原非牧馬之所况本提督恩威素著兵民相安然領放馬匹之輩止知恣意橫行卒不仰體本提督惠愛元元之本意毋怪乎小民紛紛具控也身在地方不敢緘默今畧叙前情具文牒呈懇賜裁奪庶兵知有法而民得安生矣

咨提督禁飭兵丁

杭嚴熊雪巖 諱光裕 兵憲

為悍兵阻祀致缺蒸嘗等事據仁錢二縣士民某某等公呈本道看得歲時祭掃原屬人子至情亦係古今大典朝廷以孝治天下惟恐人子不思其親據呈兵丁攘奪祭品以致民間不敢掃墓似非法紀本道當論士民稱本提督威令素嚴兵丁決無此事此

必亡命乞丐假冒營頭者以後再遇此等當協同地方拿送以憑查究各士民遵行去訖但恐各營兵丁或有不遵紀律者合行移會

咨總鎮

海南馬翰如 諱逢臯 巡憲

為咨商內地安民足兵事竊照瓊州外有肩臂之患內有腹心之憂乃危地也所恃以愛民恤兵通商足食惟貴鎮大帥是賴擔荷匪輕關係不淺本道凜奉簡書監司茲土雖不管兵而于地方安危軍民疾苦亦微有責任所謂同舟共濟者非耶但愧菲才無益高深而深思遠慮不得不咨會商確共圖保障昨接大咨云嗟此小販窮民何堪當此謂本道必有同心



敬服貴鎮之高明仁厚也。故敢摠出愚見。請商又安  
之事。此地。在當日。爲富庶之鄉。在今。爲窮苦之地。四  
面受敵。又多心疾。非兵無以衛民。非民無以養兵。語  
云。欲強其國。先富其民。民饒裕。而後兵餉足。兵餉足。  
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是兵食關係甚重也。但本  
地之田糧。不足養本地之兵民。幸天留此地。予以檳  
榔。香木等物。爲兵民養命之源也。然有有檳榔州縣。  
亦有無檳榔州縣。香木等物。又出深山。黎中。有此貨。  
則尙虞不給。若照前此。搜查過嚴。客商裹足。則貨物  
不行。不但民窮。不能完課。黎岐亦易生變。此隱憂也。  
且農之子。恒爲農。漁之子。恒爲漁。海禁既嚴。海利不

獲。惟此內港內江內河。稍有魚蝦之利。兵獲。兵得。民  
獲。民得。在兵則一分錢糧。不足養家。借此以充口腹。  
在民既無海外之利。借此以完魚課。而養身家。上不  
違法。下可養生。均有利益之事。乃文武官弁。不達此  
義。縱役縱兵。每見內港內江內河。些小漁船渡船。卽  
肆行訛詐。不曰通海。卽曰私船。不知嚴旨。不許片  
板下海者。就出海言。非就內港內江內河而言也。若  
云港口通海。請問何港不通海。何處無渡船。但有界  
限。誰敢飛越。且小小漁船渡船。一浪卽翻。何能出海。  
而好役惡兵。借此爲口實。以窘瓊人。若民貧餉乏。兵  
民交關。此等奸惡之徒。亦能爲我兩人。並文武官員。

分過否耶故當嚴禁通海販賣硝磺蘇鐵及一切違禁之物有犯會同必報必殺再文武官員奸兵惡兵有接待洋船希圖洋貨亦會同必報必殺如係內港內江內河些小漁船渡船原在界內又何必張惶訛詐以便奸人借端生事乎好人善借大題見影即報如上糧之米府票之鹽皆以私報非憚於貴鎮之嚴明則何所不至耶大谷云嗟此小販窮民何堪當此愈觸本道同善忠告之心也近有倡百姓出海打魚拿蝦之說螳螂不在海中如何出洋方拿且誰放之出海此不過好徒造此訛言聳動上司之聽以遂訛詐之私耳我兩人責任極重又能同心忠愛有聞必

告告之必實其圖保固危疆以報君父俾遠邇聞之知天未遐荒倘有兩人實心任事其有裨于南服豈淺鮮哉緣係公事公言不覺詞之複而言之贅也煩為察照施行須至咨者

解究降兵害民詐

蘭谿楊玉衡諱天機關東人

為降卒夥羣肆膽遍鄉謀計特懇憲威法究以靖盜源以甦殘困事康熙十四年某月日據鄉保方敬等呈為報明事云又據地方毛信四等呈為斬盜安民事云又據方伯璋呈為飛誣羅害懇照杜患事云各等情詞到職據此該卑職當即密差馬快朱美等前去協拿何奇等一干降卒到官隨問何奇供

稱云各供等情到案該卑職看得某某業經向化  
歸誠自當恪遵憲紀諒無復行肆擾之理乃何奇等  
一班兇徒倚居蘭壽籍界稔知地方殷情之民動輒  
呼羣引類持無可憑信之白票概稱收繳偽扎擇人  
飛噬橫行無忌現奉各憲煌煌示飭何等嚴切在伊  
等不思釜底餘生一旦叨恩赦宥改過自新猶恐無  
暇乃復恣行擾害以致風鶴殘黎莫敢搜鋒只得吞  
聲供獻若不亟請憲令律實重典是賊未歸誠之先  
實心為民故能言一警發安白則滿街舖張終是隔  
小民既遭劫掠脅從之苦今已歸誠之後又多一番  
靴扒磨之毒為賊者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為民者  
借剗沿抄之毒為賊者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為民者  
前後難出湯火之中此風一熾恐遠近聞之皆願為

賊而不應為民矣卑職一介微員荷蒙憲恩拔膺民  
社冰兢自矢惟知加意安民罔顧嫌怨理合據實申  
詳伏懇憲臺俯念衝邑殘黎不堪累後加累法除一  
二俾不聊生之鄉愚稍定一息之驚喘上裨軍國下  
救生靈恩出憲裁非卑職所敢擅擬者也

軍政十六 製造軍器

軍器歸營製造牌

南嶺 巡撫 佟匯白 諱國器 關東人

為條議額派軍器銀兩等事順治十三年某月日准  
戶部咨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  
本部覆南嶺巡撫佟題前事內開用兵之要最重軍  
器兵不堅利與徒手同諸凡弓矢盔甲火藥鉛彈之

類此三軍性命所係亦國家地方安危所關也設有一件不精銳臨陣一人失利則大眾披靡重大之務孰過於此我朝經制計兵計餉之時有額定軍器銀兩歸藩司與都司設局製造所用工料則有部頒價值凡各營缺用則具文申請悉由督撫批給以杜冒濫使尅之弊綜覈洵不爽矣然臣抑有慮焉各省物料其價值之不齊不啻霄壤且造一器或適於用或底於精用功懸殊明臣戚繼光有云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勞苦以經營之加倍以賠補之不過苟且塞責而止此製軍器煉火藥當任武臣不當任文臣之明鑒也况司出納者其

于價值惟知屢估屢減以為省一金則為公帑留一金以備國用且以杜工役之侵漁不知為工役者如果懷不肖之心則雖愈估愈減止於器具剝削而私侵之數原不減也若其工料本貴所給價值不敷則雖造成器具總屬無用之物所謂惜小悞大其害可勝言哉據臣之見莫若以軍器一項歸營製造之為便雖有見在軍器而每年修造原不可少况建威銷萌火藥關係尤重似應每營額給軍器火藥銀若干以為修補練習之費悉聽營官監督製造分給各兵每季一送道官稽覈督撫案臣不時點驗務期件件完備件件精利用過錢糧即令每年造冊報銷如

或遠出征討。或賊來守禦。則弓矢火藥等項。動費不貲。許另議補給。蓋將領自造自用于已之性命得失。相聞其為衝鋒克敵之計者。無所不用其周密。必不苟且簡畧。徒取完數而已也。伏祈 勅諭通行查議。原有額設軍器銀兩。相應均派各營。照依兵數。每年支領若干。儻或不足。則揆查何項銀兩改給。與兵餉一同支領。以後盔甲劍戟不堅利。弓矢火藥不齊備者。則其將之才能方畧可知。應聽各道官據實揭報。督撫按其疏糾。叅如不揭報不糾叅者。治以徇庇之罪。則武備壯而軍容盛矣。等因奉 旨。允行。在案。移咨到本院。理合通行。為此牌仰布政司。即便轉行撫

屬道鎮各衙門。以後給發錢糧製造軍器。悉照本內事理一體遵行。俱無違錯。須至牌者。

軍政十七 庶務

軍務事

吳總鎮沈恒文謹一元人

照得主僕原有定分。兵民實係兩途。况無親上死長之心。安有禦侮衝鋒之志。既業執戈荷戟之事。誰為耨耜耒耜之人。此奴僕之充兵。已經總鎮李嚴為禁諭。揭示通衢矣。乃竟不遵依。仍登尺籍。糾黨欺主。漸不可長。為此牌仰各營將領。各查所管兵丁。如有身係人奴。投充營伍者。勒限三日內。盡行告退。其歷過日糧。俟銀到給發。若有故違軍法。未便

酌議團練事

沈恒文

庶得以鄉紳而練鄉勇。保境亦所以保家。以義勇而護官兵。安內實所以安外。本鎮蒞任雖有經旬。深軫時艱。廣詢民瘼。始知壯憤。穢深鄉勇之功。居半緣是相與商確。重訂團操。然汛地不分。則臨期必致推諉。激揚無術。則任事終致臨頽。務宜人地相宜。庶可兵將相習。為此特為申畫。如某汛用某云云。以上除都守以下。本鎮即為給劄。其參遊等衙。一面移道通詳。督撫按鎮。另為請劄。以示優異。

長邊衝要等事

廣東總督 盧山斗 崇峻邊東人

見在有如許之兵。儘足資吾防守。不得復議添補。於詔停添補之後。且因國防邊之計。止在該將之盡心與否。不在兵數之多寡也。此繳。

遵法調遣等事

我兵遠戍。自宜軫恤。其家口月米。前已咨請內部矣。各兵行後。自令該衙門按時給發。以資贍養。仰該道即行曉諭。無使征夫各懷內顧之憂也。

團練鄉兵等事

團練鄉兵。是即人自為守之法。殊屬可行。但兵丁作何僉派。訓練屬誰管領。有無滋擾。是否便民。仰再從長議確報。

前事

鄉長名色雖佳。然既各鄉長。必擇其才能素行堪長。一鄉者當之。斯足勝任。無為不肖者鑽營而加地虎。以翼也。至委捕官下鄉探點。恐不能畏權。以從鷄黍。壺漿之費在所不免。是開騷擾之門也。立法貴于慎。始仰再確議妥便報。

民情事

廣東盧山斗諱崇峻  
總督

橫道鎮既稱衝澗。尙慮兵單不足防守。豈可據議調撤時。下雖曰小康。恐未雨徹桑之計。亦正不可少也。然既從民情起見。亦不忍據爾抹煞。仰該道再行酌議以定撤留繳。

咨查未到等事

細查逃故兵丁年月。多在高永義未任之先。豈有俱俟永義到任而始行頂補之理。仰再嚴訊頂補各兵年月日期。某兵在某官任內頂補。則某兵卽屬某官虛冒。分晰清楚。其罪便有所歸。披律定擬。兩弁自應輸服也。查明速報。

密查虛冒事

點兵一年兩次。何以尙有未汰老兵。是否本軍正身。并此外有無狗隱情弊。仰道再嚴查確報。

申報跑走馬疋事

走失馬疋。由于該將督責失嚴。不得止罪。收養兵士。仰卽設法賠補。賣妻之言。非木部院所樂聞也。

錢法一 鼓鑄

行布政司轉行各屬

浙江趙君鄰 諱延臣 奉天人

為請復鼓鑄以佐財用以濟民困事康熙某年某月日准戶部咨開浙江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浙江總督趙題前事內開從來泉貨之利自古及今行之最久聞患其少而不足未聞患其滯而不行也若錢法不行止用白鏰勿怪乎白鏰日貴幸而米鹽絲布價值不昂倘遇歲時荒歉閭閻窮黎將以何物易米而飽何物易衣而煖乎職以為可佐白鏰之不足莫如鼓鑄猶可行也雖 國家理財大事開之有源節之有委原不在區區鼓鑄之末若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通緩急而便日用舍鼓鑄又不能濟民之急年來開鑄停鑄議論不一錢卒不行矣錢患其鑄不如式則不行故今日之錢體質未嘗不堅好輪廓未嘗不周固也錢又患私鑄日多則不行故今日之錢非有風飄鷲眼之可溷公私不辨之可欺也夫錢既無輕重而又無盜鑄然猶壅滯而不通者其故安在職以為行于近而未行于遠責下效而未責上行也今若使外省收銅開鑄備官督理一準寶泉寶源鑄造之法稍不如式或失之輕或失之重或失之厚或失之薄或形色參錯或體勢滲漏或孔方不方或輪圓不圓有一于此卽治鼓鑄官之罪然



後立法通行。可行于京師者。必可行于外省。可行于江淮者。必可行于浙閩。去其各省分鑄之名。省名去。而以天下之錢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江淮。浙自浙。閩自閩之異乎。由此推之。錢既一樣流通。天下窮民。百姓在城。可易市井之雜貨。在鄉。可易村鎮之穀。帛。通邑大郡。山。鄉。水。曲。富。貧。貴。賤。莫不知錢爲通寶。則錢法行矣。若通于此。而不通于彼。通于本省。而不通于別省。何以謂之通寶。耶。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行于近。未行于遠也。立法又貴久而無弊。官有出。而必有收。民可領。而必可納。由此推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徵收錢糧。除協餉部餉。起解正款。

稽算明白。照數納銀。外其餘若存留若雜稅。以銀七錢三兩收。若兵餉若俸工。亦以銀七錢三兩收。收納之際。銀過七錢不及者。仍令百姓補交不足之錢。收回多紙之銀。支放之時。錢過之。銀不及七者。仍于官庫找給不足之銀。收回多搭之錢。不然散給兵役。則以錢充餉。徵收稅糧。則不以錢錢法。尙能行乎。惟出入均平。收放畫一。民皆知錢爲有用矣。錢有用。則錢不賤矣。錢不賤。而銀不獨貴乎。職所爲。從前錢法不行。誠上不行。而下不効也。苟行之得法。又何患錢不流通哉。職身任外吏。目擊市廛之蕭條。井廬之荒涼。千室之村。無白金之家。則赤白金之流貫閭閻者。亦

既鮮矣。今若以有餘之銅，視不足之銀錢，可濟銀銀，可易錢有銀之家，則用銀無銀之家，即用錢銀，即是錢錢亦是銀。故歲增萬金之錢，所鑄愈多，則增銀愈多。此藏富之道補。國用而濟民窮，未必非生財之一端也。云奉。旨允行。在案。咨移到部院理合通飭。為此牌仰該司轉行有屬各衙門一體遵行。俱無違錯。

請添鑄局

江南 壽民 諱彭年 廣寧人

為詳請就近開鑄以裕錢法事。案查通行錢法上為就死計生息下為百姓便行使裕。國利民關係至重。行制錢必先絕廢錢。今禁飭之部文甚嚴。而忝

罰之。功令亦可畏矣。第欲制錢之行則制錢不貴少而貴多。欲制錢之便于行則鑄局不宜遠而宜近。蓋江南蘇松等處為商賈貿易往來通衢處所。先是以制錢為希有之物。無怪乎其不行而實無可行。今令將廢錢收銷。盡歸省城錢局。將省城原設爐一百座。以一歲十二鑄計之。管鑄錢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八萬七千文。則不能因所收之銅多而多鑄。是不若于銅之無出而苦于鑄之有限也。且如蘇常與省城相去二三百里。松江與省城相去五六百里。蘇松收銷之廢錢。運解省城。發局省城。鼓鑄之制錢。運發蘇松。搭餉水陸並行。舟車輻輳。其間往來人夫脚運應

經濟文  
臣兩踞  
其勝必  
傳必傳

用幾何將于何項錢糧銷算是本欲生息而反滋其  
搭放兵餉而各營月餉右藩所屬江蘇松常鎮五府  
為多每月需給搭錢若令左藩鑄就以移右藩給放  
將左藩未必從若令右藩扣銀而赴左藩領錢則右  
藩又未必稱便再若議于營兵頭目將一月額領之  
餉合其銀赴右領錢赴左領一月應扣之錢本錢出  
左藩銀出右藩兩藩似屬便易將防汛兵丁奔左馳  
右日趨道途恐各鎮標營又未必允也但思錢法之  
行不特于營兵搭領務使民間廣佈必錢之鼓鑄多  
而行使亦多而鑄錢之生息迥不置但若拘泥于省

城之一局則錢且無出而又何從望其多而不匱也  
黃芻於奉文嚴切之中酌議通行就便之計查官員  
經制册右藩原為耑理錢法之司止因分轄江蘇故  
錢政一歸左司兼理切廣設錢局原為朝廷通泉  
府之源遵有勅行於錢法部堂通行知照在案若  
今在蘇州府照設鑄局將五府所屬收銷之廢錢就  
近鼓鑄即以就近搭放兵餉即以就近通使民間是  
收銷之解運免于跋涉而營餉之月需毋事推礙且  
為數既多廣佈不盡既可稍濟國家之生息又復  
大便民間之行使廢錢不必禁而自絕制錢不必勅  
而自行事關國計民生不揣冒昧陳請仰祈憲臺

咨部請示允行庶軍民俱有攸賴矣

錢法二行使

詳撫院

青州周櫟園祥符人

為錢法事照得錢法之設名為國寶原以流通便民非可專利行私也價值自有一定低假不許攬和牽土同遵誰敢違背邇來青屬奸民狡謀詭秘任意低昂操縱在手名曰傳脚忽貴忽賤變幻不測如遇營兵散餉之時勢必以銀易錢此時銀多而錢少則操勝在錢若輩即傳脚通知託言無錢措勸減價攬和私雜及買銀到手遇鄉民北較錢糧緊急糶賣糧食勢必以錢易銀此時錢多而銀少則操勝在銀若

輩即傳脚通知託言無銀高擡價值以致營兵小民含怨飲泣莫可如何獨不思保護地方全賴營兵耕種五穀全靠農民輒敢畧施奸計將兵民微利盡行吸人私橐又窮民肩挑擔荷小舖經紀圖覓數十文養家活口而貴賤不常本錢易折展轉數回遂至赤手故青屬諸小舖面小生意年來每每消折者皆由若輩取其利而貽其害也至于等頭背而兩樣收進則暗加三分稱出則暗減三分手法之中更有輕重立心險惡亦已太甚近聞又巧立名色每兩明加三分云為交縣補糧之用奉何公文有何脚票縣官即至不待安敢如此橫斂殃及平民此不過若輩串通

衙役假立此名以欺鄉愚詐孤客耳相應請祈憲威  
嚴行禁飭使銀錢交易只許取三分之一利此外俱照  
定例不得任意低昂私錢不得攙和等頭不得兩樣  
明加暗加盡行革除則奸民無所施其狡兵民亦免  
受其累矣為此云云伏乞憲臺照詳施行

漕政一 催趨漕糧

勒限過淮

七省總漕蔡魁吾 諱士英 錦州人

照得糧艘兌足開行例該推官給批差役在船押催  
照批填定限期抵淮俟過堂之日差役同官丁進院  
候領批迴并聽稽核近聞推官雖有押差究竟皆備  
託窮漢彼幸借茲糊口惟應虛名任彼沿途逗遛痛

瘼何涉及過淮違限畏縮生奸或洗補批限或投批  
即逃雖嚴拿究處終難漏網然於分儋速漕之意能  
無懼乎今後幫船須該管推官選差正役給批押催  
遵限速到推官仍照例尾押過淮亦嚴禁多帶土宜  
竹木掛幫等貨恐船重難行未免淺阻違者即行究  
治貨物沒官如差押幫船踰期或仍倩匪役臨點不  
到者定同該幫運官及頭船丁舵一并網打決不輕  
恕亦可以規該廳之優劣矣

挨儋漕白

蔡魁吾

照得重運過淮之後便可啣尾星趨聞清桃迤北宿  
遷白洋河一帶每每鱗集停泊其有半月不開者護



漕官兵止知偷安索食沿河各官不過差役套催實未嘗破情逃驩急公任事也但本部院鞫長綆短所望漕自速達者惟賴沿河司道府廳印河各官暫輟諸務羣力勸勤如某日某幫入境卽露宿河干單騎抑催不許時刻停留計日盡驅出境仍移明前途該管衙門接替挨償各具汛地遠近某幫入境出境各日期揭報查考本部院按此以課殿最如果力催無悞自是特疏揄揚若怠玩虛應任其逗遛必致壓阻後幫節節遲悞欲望抵通之如期不可得已題叅重處百喙何辭至客冬祁寒船多凍阻水次需用如農望歲倘境內遇有回空諸艘亦須分催南下勿令攬

裝貨物致悞急運其催過回空船數另揭報查

漕政二

議請漕造料價詳文

工部張蔘匪諱安辰上政

為議處料價以重國計事竊惟軍國大計首在

漕運漕糧蜚輓必資船隻淮廠各衛漕船數居全漕

之半內中缺欠造者甚多每年開兌之際無船濟

運處處棘手卽節年造過船隻猶未當年例之數是

以議封議僱歲費帑金止完日前其于經國久遠

之計尙未議及惟今之計欲求國計不缺漕糧無

悞首在補完全漕船隻不得已而思其次亦當為年

例歲造設處額價夫歲造年例約該漕船五百隻照

依題定漕規科算計。該大小料價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三十餘兩。今查止有杭州蕪湖清江三關抽分銀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一兩有奇。舉各衛小料各府班匠等銀蠲免者。荒蕪者。俱屬烏有。約畧計之。已缺額該料價銀八萬八千二百四十餘兩。在舊例甲辦乙用。今則寅造卯支。銀既不足。又苦零星徵解。後期不能及時濟用。欲爲大料計處。則小料人工何以應之。欲爲小料人工計處。則大料釘鉅。何能猝辦。分購衆料。固不足。獨購一料。勢不能臨渴掘井。濟者必寡。向蒙總漕前部院王通查淮廠船隻多缺。一時不能全造。且計三關額解料價不足。故于順治三年七月

內亟請大發帑金。更欲朝求夕應。以期竣手鳩倂。是以堅議于淮揚三關鈔稅銀內。動用總以公家之帑。完公家之事先。慮發帑遲緩未奉。俞旨之日。即將本司詳請料價文內。批動淮揚三關銀各一萬兩。辦料造船。隨蒙部覆奉旨。准行動支。是以前可劉郎中。一時先造三百五船。繼蒙部議大發帑金。又動江常二府動產價銀十六萬有奇。與各關額解料價並用。又得八百零六船之料。至本司力贖完造。故各箇缺船十完二三。邇來並無額設料價。止靠杭蕪清三關銀兩一歲計之。卽辦造二百船。猶且後時無米難炊。無怪乎漕運之缺船如故也。缺船不造。則不得不

封雇民船民船常僱則鈔稅少而關課虧商困民貧  
運船仍缺此又相因之大病也且水脚浩繁通以十  
年之僱募計之可當漕船三四隻之料價與其多費  
帑金孰若一勞永逸之爲得也本司職備督造止以  
造船多寡爲考成受事二年之間止蒙發到三關料  
價儘銀辦造坐視缺船病國而不亟爲籌畫又焉  
用此具官者爲哉日今之缺船如此以前之借項如  
彼欲求歲造之年例全完應于杭蕪清江額解料價  
外議動淮揚三關鈔稅或議于鹽課輕齋之類照數  
補足歲爲定額寅辦卯用以期湊手若念積缺未造  
漕船甚多非歲造年例所能補完又當大發帑金竭

力造完以濟漕事禁止封僱以安商民庶下國計  
大言裨益均爲朝廷急務是在憲裁主持又非本  
司所得自執也請而不得本司自盡其職耳事干重  
大相應呈詳合無請乞本部堂院俯賜電裁會題本  
司未敢擅便云

歲報詳文

張蓼匪

爲備述漕造始末仰祈憲裁咨部查考事切照准廠  
漕造閱下國計最重本司自順治五年十一月十  
二日蒞任接管視事細查前司劉郎中經造八百零  
六船料價給發殆盡而船工止完二百五十九隻未  
完船五百四十七隻本司一面嚴查已買料枋一面



嚴僊未到造旗請詳數四勞怨罔避閱一載而頭緒始就漸次可結前司未了之局幾嘔心血代造過前司未完船五百四十七隻節次開造清冊呈報本部院咨部鉅算在案至于本司經造漕船應用料價歲額不足者什六本司一面詳請一面料理僅得杭蕪清江三關歲額每歲僅足二百船之價又恐零星解用不得不零星買辦以故銀未到而催繳已至料甫集而後價不繼且衛所僉解貧旗更換就延急呼緩應舌敝類禿鞭長難交自八百六船之外本司又造過出廠漕船三百一十二隻現在興工船一十八隻其餘料物百有餘船接續運貯在廠候旗領造在本

司蒞任二載有餘衡以歲造之銀固為不足揆諸代造之數似屬有餘本司雖不敢自居其勞但經營苦心良可自信今又將冬春解到之銀轉發東西二河船政同知解元謝世箕分投辦料以圖新造但頭緒繁多道途寫遠屢次嚴催必至冬底到廠方克濟用而廠造舊規亦俟運回方興新造本司經手錢糧必當經手完結不敢復蹈前司未了之案惟是船政廳自歸併以來分督乏員惟有本司孑然奔馳催比盡職王事又何計乎事關職守相應備詳合無請乞本院部俯念督工勞吏三年造船于艘統祈咨部查考庶本司免曠溺之愆蒙再造之恩矣本司未敢擅便

卷之二  
三

請示斧木詳文

張蔘匪

為請示斧木以重漕造事竊照淮屬漕舡最重莫如  
大料木植舊例斧木之役東西二河船政同知每年  
輪委一員出江採木一員在廠督工順治五年前任  
分司劉差委東河船政同知張孕美出江斧木不意  
廳員不善撫綏致諸商怨讟沸騰張同知因而緣事  
至今尙未結案但順治六年新造年例木植時不能  
緩本司鑒轍滋懼亟為整剔因念漕艘之急需在木  
而斧木之良法尤在通商祇緣法久弊滋是以呼吸  
不應大約漕木之阻由于委任匪人利不歸商因而

木不歸漕本司虛心講究遂為設一不擾商不緩公  
之良法選委稔熟諳練巨商沿江招買木有大小價  
有定例悉照漕規現給現買旅客相對誠如王賓自  
是悉心相從此窮變思通之實意今已供運到巨木  
一千二百根前已抵淮本司詳請閱驗照數給價此  
改弦之效已有可觀但向係同知輪斧未免踵習梗  
阻悞漕今本司為漕起見設議蘇商是以議令招商  
供用且各商牙情已僉服前蹟已著則後效自是可  
成但或藉口成規不宜通變恐本司一段苦心反滋  
怨謗本司不敢自擅相應具詳合無請乞本部堂俯  
賜憲裁批示遵行

資台新書一集卷五

五

請憲嚴檄等事

杭州許漢昭諱天榮  
別駕

看得漕米出于州縣漕船責之衛所從來定例久矣本廳自去年某月某日到任以來即查僉造一事歲歲俱經解赴糧道祇緣未蒙發料領造以致缺船如許原非府廳僉造不預也今值元年全漕起運一時無措始詳請憲臺責令府廳僱募此際縱有神輪鬼運恐亦難副准限于萬一况現在解省軍丁四十九名久委于總仰撥管領而該弁屢請給料迄今併無分毫前已具文轉報憲臺茲蒙派催二十三隻漕務重大敢不遵依但僱價無處動支若候部文則愈遲不及且船有大小不同每船應載米若干每石應給

價若干先于何項錢糧動用俟咨題示下之日開銷俱茫無頭緒不得不披瀝請乞憲批以便蚤為遵行

江西漕糧等事

劉黃中

看得撫所造運至今日而疲困極矣若不設法變通則軍盡搜僉民窮萃累雖廳所叅罰踵至不過官吏徒苦弁丁交困究于漕務無濟也撫所軍有城屯船有分數城軍額造二十四隻屯軍額造四十二隻屯軍鞭長莫及而城軍又以無田為辭是以萬難少緩之差而有不能取濟之執與其軍民兩窮何如民議協濟軍樂輸輓之為愈乎該廳請照建昌永新等府所例所費約而所全大請示成書永遠遵守是亦瞻

軍濟造之大計也至于南顧飛船原未飛軍誠恐極重難反可否允行減豁統候憲裁批示可也

漕政三委用衛弁

查委衛弁事

浙江 巡撫 佟 匯 白 諱 國 器 關 東 人

照得衛所守備千百總俱有城守之寄務須慎選得人今每見詳委署員或以僨運糧備裝頭或以催徵屯課為事竟不開列履歷朦溷具詳以致降調參拿之官往往復營管理致衛所衙門竟成藏垢納污之地合行查飭為此牌仰該司即便移行守巡十道速將見在署理衛所弁員俱備開履歷該道查核明確彙冊送院查考如有過犯或經降調者即行詳明斥

逐無容貽害地方嗣後詳委務須核明履歷方可具詳如奉批允即當移會臬闕二司以憑入冊仍移糧道嚴飭施行

屯政

改屯田作民田議

邵陽 邑 幸 顏 孝 叙 諱 堯 癸 永 春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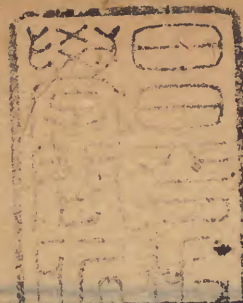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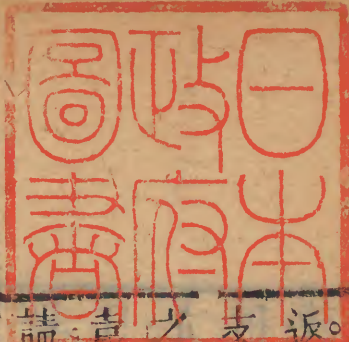
切照國課自當饒裕民瘼亦宜痼瘕蓋錢糧為三軍命脉而軍需皆百姓脂膏故欲裕課必先恤民卑職親承寶慶衛屯田之屬邵陽者歸併在縣日擊屯民之重困難支謬獻芻蕘俯荷採擇正窮屯出湯火之禍而千古不易得之過也謹再述其始終併計其利弊而詳言之查前朝設衛之初其屯不分則例而定資治新書二集卷五

賦與民有別屯田十畝科糧一石除本軍食外每石止輸軍需二分七釐故一畝之田起一斗之糧而屯軍不知困也自順治六年按院某定衛所以賦比照武左衛租額驟加三錢較於往昔已增十倍然較於民賦不甚重而屯猶未卽困也迨至順治九年按院李有將屯改民之議斯時民糧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七釐而屯糧亦照例徵解不知民糧有以上田之三十三畝零而成一石者有以中田之五十畝下田之一百畝而成一石者今竟將屯田一十畝成石者不分等則照民起科屯始大困矣十六七年蒙部覆併衛於縣改軍爲民將謂糧減賦均擊壤興歌孰知

人編民戶糧仍屯徵空有歸併之名而無歸併之實也夫屯軍未常富於民丁而納糧已至數倍將富者亦立貧矣况原有貧不聊生之屯戶乎併衛初議原以足國甦困今朝廷經費如衛官之俸薪衛役之工食衛衙門之工費一切盡裁而獨屯軍之重糧如昨國則足矣其何以爲甦困乎假如屯與民同田若干畝同銀若干兩納之民糧則國課已完而樂其樂乎納之屯糧則額未足而仍前追呼其安得不臨比號泣泥首痛訴也夫民固吾民而屯軍亦吾民何同在覆載之中致有雨露不均之歎再查衛田之併於甲縣者原額若干石內有荒蕪多方勸墾自十七年

卷之二  
至元年。開過若干石。尙餘故絕實荒九百石。零星勸墾。幾于穎禿。而報墾等於零星。總畏糧重難支。甘棄不前也。使屯田而必令屯甲開荒。固畏糧額之重。又有零星遠住。離田數十里百里者。誰肯荷鋤遠道露處開荒。若使就近。民丁開墾。則彼固樂開。民田之糧輕者。又何肯舍輕而就重也。現今民田自經甲職鼓舞勸墾。約計二年以來。無不踴躍開耕。餘荒無幾。而屯田尙荒多畝。此非畏重之明驗乎。誠得乘編審之年。將屯甲編作民丁。其屯田之坐落某里者。分其等則。增入本里。厥經無論屯甲盡落墾荒。卽民居之就近者。出門見田。可謂世業樂其便利。無不踴躍開耕。立

見九百石田之黃茅白蘆。盡可納稅納結矣。或由定則。恐於減賦。未免躊躇却顧。不知每年除荒徵熟。止有糧重病屯之弊。實無足徵足解之利。與其年年除荒無有實濟。孰若定則減賦。便民速墾。將此新墾所起之科。卽抵定則所減之賦。不過三年轉移間。而今日之額徵。固未必卽少於他日。而前日之重困。已見立甦於今日矣。然欲田分三則。覆畝揣摩。未免人人稱爲下則矣。甲職因追溯前朝開耕之初。其田盡屬磽瘠。爲民所棄。猶今之遺亡荒蕪。故令屯軍開墾。科糧獨輕。可見屯產多屬磽地。雖經百年耕種。其地土性。成不能變。磽爲肥。今若較民戶上田之賦。恐有不



淳治雜書二集

三

及若較下田之賦又嫌過減莫善於定為中田之則與民同賦可免踏勘之擾村妄報之弊併免駁奪往返之稽遲而全屯之民咸沐浩蕩於無窮矣當今度支告匱遽欲定則減賦似屬迂疎仰見朝廷如傷之仁固未嘗以軍需浩煩而計及錙銖有如江西瑞貴二府浮糧苦累於順治九年一經撫部蔡繪圖題請俞旨豁免此其例若可援也近復恭逢

皇恩現查前朝有與一方讐怨錢糧加重者准題豁免念此屯戶未嘗有讐怨而錢糧之重幾同於有讐怨者且錢糧之重不貽自前朝而創自近年此又使於請命而尤當亟為請命者云

云

終



